

論生物學界的現狀



李 森 科 著
曹毅風 劉群合譯

東北新華書店遼東分店印行

論生物學界的現狀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列寧

蘇聯農業科學院會議上的報告

蘇聯科學院
李森科著
劉毅
風群
合編

遼東新華書店印行



李 森 科

李森科小傳

特洛菲·德尼索維奇·李森科，於一八九八年九月三十日誕生在烏克蘭，波爾塔瓦，卡爾洛夫村的一個農民底家裡。當一九一三年從兩級鄉村小學畢業後，李森科即考入波爾塔瓦初級農業學校，後又入烏曼園藝中學校，一九二五年畢業于基輔農業專門學校。

李森科在學生時代，就開始了生物科學的實際研究工作：一九二二年李森科會服務于烏克蘭的科拉西·采爾科夫選種站，一年後發表了第一次的科學論文。二十五年來，經過長期的努力鑽研和創造，李森科已發表了一百多種科學著作。

一九三四年李森科當選為烏克蘭科學院正式會員，一九三五年被選為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正式會員，一九三八年任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主席，直到現在。一九三九年當選為科學院會員。另外，李森科以自己的優異的科學貢獻取得了農學博士的學位，兩次獲取了列寧勳章，一次獲得紅旗勳章，兩次獲得斯大林獎金。

李森科及其所領導的米邱林科學路線，受到了聯共黨與蘇聯政府的深切關懷和蘇聯人民無比的信任。

李森科不僅是一位出色的科學家，而且還是一位積極的社會政治活動家。他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又是蘇聯最高科學院副院長的副主席。

由於豐富了米邱林科學和發展了蘇聯農業經濟的特殊功勳，李森科獲得了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光榮稱號。

李森科和一切米邱林派生物學者，認為遺傳性不過是生物要求適合於自己的生存發展底生活條件底一種特性；因此，通過改變生物底生活條件的方法，完全有可能改變生物的品種。

李森科所創造的植物分期發展論，是二十世紀生物科學界的最重要的貢獻。根據這一理論底原則，李森科明確指出了一條研究生物遺傳性底康莊大道。李森科的植物分期發展論告訴我們，植物品種變異，是由漸變到突變的過程，而這一過程的大小久暫完全是由適應生物生存發展的生活條件來決定的。李森科正是根據這一論點創造了有計劃地改變生物特性（遺傳性）的理論。

李森科的植物分期發展理論，成爲蘇聯農業經濟普遍的指導方法，特別是穀物、馬鈴薯、糖蘿蔔及其他農作物的春種化，使集體農場及國營農場額外多交給國家幾千萬噸糧食及各種農作物。一九四〇年在全蘇集體農場有一千四百萬公頃土地，種上了春種化的農作物。李森科創造了在西伯利亞種植冬種小麥的方法，這對於西伯利亞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有極重要的意義。在偉大愛國戰爭時期，以李森科爲首的蘇聯農業生物學界，在增加糧食生產，支援戰爭方面，有過巨大的貢獻。馬鈴薯種植方法的改造——即採取選種及祇種帶有鱗芽的頂端部分的方法——爲國家節省了成千萬噸的馬鈴薯，並保證了馬鈴薯的優良品種。

去年八月，李森科在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會議上的報告，澈底粉碎了門得爾—莫爾根反動學說，宣佈了米邱林科學的完全勝利。

前 言

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間，蘇聯科學界會對生物學問題舉行了一次極重要的討論。當時蘇聯的生物學界存在着兩條完全對立的路線：一條是進步的，唯物論的米邱林路線，一條是反動的，唯心論的維斯曼—莫爾根路線。在聯共黨領導下，以李森科爲首的米邱林路線的科學家們，以唯物論原則爲基礎的真正科學對唯心論殘餘的假科學展開了鬭爭，並得到了勝利。真理報會以巨大的篇幅及顯著的地位登載了這次論爭的材料。這次論爭，對一切科學部門都有極重大的影響，正如莫洛托夫所說，『對增進科學理論具有極大的基本和實際的重要性』；米邱林路線的勝利乃是進步的蘇聯科學戰勝外國資產階級假科學的勝利，也就是馬列主義，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戰勝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世界觀的勝利，極值得我們重視與學習，因此我們特將其中最主要的文件，李森科在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大會的報告（得到聯共中央及斯大林同志批准的），及其它有關的重要材料，找人譯出，以享讀者。

——譯者

勞動人民世紀的科學

· 介紹先進的米邱林生物學 ·

萬 峯

米邱林握住了打開遺傳秘密底鑰匙

進化論大家達爾文，曾經以唯物的觀點敘述了物種底起源，並闡明了生物生存環境底外界條件在生物進化底歷史上所起的偉大作用。十九世紀在達爾文之先還有一個法國的進化論者拉馬克，他也主張外界環境決定生物底進化。他學了一個例子，說非洲的長頸鹿底長頸是演化來的。他說長頸鹿底始祖並不是長頸，而是後來因為氣候乾燥吃不到矮草，便不得不吃樹葉，這樣，不知經過多少歲月，它底脖子就長到現在這個樣子了。其實，何止一個長頸鹿呢，宇宙間的一切生物不全是這樣在外界條件底不斷影響下變化着，變化了的性質又遺傳下來的嗎！

問題在這裡：為什麼變化了的性質可以遺傳下來呢？關於這一點，達爾文只能下了一個假說。他說生物身體的各種細胞裡，都能產生一種人眼睛看不見的「微芽」，這種東西散佈在全身各處，後來都跑到生殖細胞裡去了。這樣，生殖細胞裡，便藏有一整套的身體細胞的「微芽」了。因此，當生殖細胞發育到個體的生物時，就可以和前一代相像了。比方，狗底受精卵一經發育成了小狗，這小狗便和大狗相像了，同時，體細胞受外界條件而引起的新的變化，也會通過「微芽」傳給了下一代。所以小狗雖和大狗相像，但是終究是有所不同的。

主張生物因外界條件而引起的新的變化可以遺傳下去的意思，就是說，生物的後天獲得的形質可以遺傳。反動的生物學派門德爾、摩爾根派的「生物學家」們，就企圖抹煞了這種外界條件的重大意義，而說後天獲得的形質不能遺傳。而先進的米邱林生物學，則完全不是這樣。它不但沒有抹煞它，反而更從實踐當中發展了它。

米邱林生物學，在這種對遺傳的唯物的解釋上，發展了一大步。它對後天獲得的形質的遺傳給予了一個肯定的界說。

生物在生活當中，不斷地起着新陳代謝的作用，將外界的物質變成了內部物質，而構成自己的體質，而且每種生物的這種生活成爲一個定型。假如外界條件無大變化，它就可以經常地照着上一代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這種定型的「生活方式」，就構成每種生物特有的遺傳性。當外界條件大變時，這種遺傳性就要發生動搖，比方，有些喜植物在可以千瓣而不實，小麥可以生無數的旁枝和多穗等等。生物因受外界條件影響而發生了這種遺傳性底動搖時，它所生出的那些許許多的奇形怪狀的東西中，有的適應了新的生存條件而繼續生存下去；有的則被淘汰了。這得以繼續生存下去的生物，它於是把這種新的遺傳性給了後代，便成了新的品種，自然界發生一次這樣的大變革殊不知需要幾千年哩！而在那適應了新環境而繼續生存下來的生物也未必對人類有益。所以米邱林生物學底奠基者米邱林說過：「我們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賜，我們要向它索取……這是我們的任務。」

『向自然索取』，意思就是說要自然界向有益於人類的方向發展，換句話說，就是要改造自然，使它服役於人類！改造生物界，創造新的品種，米邱林生物學握住了一把鑰匙，這就是「遺傳性底動搖」，它可以打開遺傳底秘密，進而爲創造適合人類要求的新品種，敞開了一扇方便之門！

要創造一種新品種，米邱林生物學則主張先使它底遺傳性發生動搖，之後再按人類需要的方向，給以新的外界條件底影響，這樣不斷地鞏固它的新的遺傳性，它就可以經過幾代之後，變成完全新的品種了。

米邱林生物學在選種的實際工作中，使生物遺傳性發生動搖的方法，大體上有三種：

(一) 在植物生活發生轉機的時候，改變其發育條件。比如蘇聯政府過去曾經給了米邱林生物學家李森科一個艱鉅的任務，叫他在攝氏零下四〇——五〇度的蘇聯東南部草原地帶種冬麥。而且當時李森科拿的麥種又是烏克蘭的，這怎會行呢？可是，李森科到底是勝利地完成任務了。按李森科的植物分期發展論的原說，植物發育分兩期，第一是春化期，第二是光線期。春化期是溫度期，就是說植物在發芽前都要經過一定的低溫，不過長短各有不同罷了。李森科拿的這個冬麥，其春化期是五五——六〇天。於是在他在溫室裡在低溫下使它度過四〇——四五天的春化期，行將結束的時候，正是它生活底一個大轉機時，再把它種在較高溫的溫室裡，這之後它底發育將和春麥相同了。把這種遺傳性發生動搖的冬麥底種籽再種在這種嚴寒的環境裡，挑選出抗寒性強的未被凍死的，培植下去，就可以得出適於在這樣嚴寒條件下生長的冬麥了。

(二) 用接枝的方法動搖植物底遺傳性。接了枝以後，兩種植物互相影響，首先就動搖了原來的遺傳性。米邱林把不能在蘇聯北部生存的美國「別里福萊爾」蘋果和西伯利亞產的「基塔伊卡」接在一起。動搖了原來的遺傳性後，他又不時地使雜種和「別里福萊爾」相接，這樣便得到品質與美國「別里福萊爾」相同，而又異常耐寒的蘋果種了。

(三) 用關係疏遠的品種交配來動搖植物底遺傳性。比方米邱林用日本的烏櫻和俄國草原的櫻桃接出了一種黑色的酸甜子。李森科創造了馬鈴薯合西紅柿合生的例子。這都是利用地緣或親緣疏遠的

品種交配，而創造出來的奇蹟。

至此，我們大體上可以知道米邱林生物學底主要輪廓了。不過，要再附帶談上一句，即米邱林生物學底創建者米邱林和李森科，這兩位學者底成就，前者主要是在果樹園藝方面，而後者則在農作物方面。

米邱林生物學底勝利是屬於勞動人民的

二十世紀是勞動人民底世紀，一切的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都不該停止於說明自然上，而要前進一步，成爲改造自然的偉大武器。米邱林生物學，正是這改造自然的一個偉大武器。人類有了它，將可以按着自己的需要改造自然了。看！在蘇聯，米邱林生物學家已經把植物栽培的界標向大北方挪動了。幾世紀來拿吃蘋果當神話故事聽的西伯利亞人，可以嚐到大量的當地產的水菓了。橘子、西米等亞熱帶的植物也携家帶眷的住到蘇聯了。而且在這個國家裡，冬麥可以變成春麥，春麥也可以變成冬麥。從未見過的多枝小麥在蘇維埃的領土上也出現了！全國到處是果園，到處是苗圃、實驗站、選種站，星羅棋佈！米邱林生物學，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裡開起了勝利的花朵！

米邱林生物學底奠基者米邱林底一生，說明了兩樁事情：一個是理論與實踐結合，一個是科學與人民結合。特別是後面這一點，米邱林本身體驗得最深刻。米邱林生在帝俄時代，備受沙皇制度的殘酷迫害。但是他竟奮鬥了整整六十個年頭。在他事業發生最大的危機時，他遇到了十月革命，遇到偉大的列寧和廣大的勞動人民。他們救治了他的事業，在蘇維埃政權下不斷地保護與發展了它。今天，米邱林生物學已經光榮地戰敗了門德爾、摩爾根派，爲人民的生物科學打下了萬年的根基。但這光榮應該歸屬於勞動人民，因爲它是在勞動人民底手裡扶育起來的呀！

目 錄

- 一、生物科學——農業學底基礎……………(一)
- 二、生物學的歷史——思想鬥爭的戰場……………(二)
- 三、兩個世界——生物學上的兩種觀念……………(六)
- 四、門得爾——莫爾根學說的煩瑣哲學……………(一三)
- 五、關於『遺傳質』學說中的不可知論……………(一九)
- 六、莫爾根——門得爾學派的空虛……………(二三)
- 七、米邱林學說——科學的生物學底基礎……………(二八)
- 八、用米邱林學說來教育年輕的蘇維埃生物學幹部……………(三九)
- 九、爲創造性的科學的生物學而鬥爭……………(四一)
- 結論……………(四五)

附 錄

全蘇科學院主席團關於科學院各院校

生物科學的目前情況及其任務的決議……………（六〇）

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大會關於科學院會員

李森科的報告『論生物學界的現狀』的決議……………（六五）

一 生物科學——農業學底基礎

農業科學是研究一切生物——植物，動物，微生物的科學。因此生物學法則的知識就構成了農業學的理论基礎。生物科學對生物界的生存與發展的規律發掘愈深，農業學即愈益與實際結合。

就其實質來說，農業學與生物學是不可分離的整體，談到農業學理論的時候——這就是說在談到植物，動物，微生物底生存和發展的已經發現與已經認識了的規律。

生物科學知識方法論的現實水平，生物科學上關於植物體和動物體生存與發展法則的情況，首先是晚近五十年來以遺傳學命名的生物科學底現實情況，對於我們的農業科學說來乃是最有重要的實際意義的問題。

二 生物學的歷史——思想鬭爭的戰場

在『物種起源論』一書裡詳盡敘述了的達爾文學說的出現，奠定了科學的生物學的基礎。

達爾文理論的指導思想是關於自然選擇與人工選擇的學說，生物通過選擇對生物體有利的變異底道路，構成了與必然構成我們在生物界中經常看到的生物體構造及其對生活條件的順應變化底適應性。

達爾文以自己的選擇理論為生物界的適應性做出了合理的解釋。他的選擇理論乃是合乎科學的，正確的。

達爾文的選擇學說，就其內容來說乃是最普遍地吸取了在達爾文以前的許多世界的農業與畜產業

勞作者憑實際經驗創造出許多種動物和植物的新品種的經驗的結果。

達爾文在其科學的、正確的選擇理論中，用實際的觀點研究分析了自然科學家們所探求得來的無數事實，農業上的實驗給達爾文提供了一個這樣的物質基礎，使其能根據這一物質基礎創造了說明有機體結構適應性底真正原因的進化論，這乃是人類認識生物界的偉大成就。

根據恩格斯底判斷，人類對於自然界相互關係變過程的認識獲得了飛躍的進步。這特別應歸功於下面三項偉大的發現：第一，由於發現了細胞；第二，由於發現了能的轉換；第三，「由於達爾文所首先提出的極密合理的論證，指出現在在我們周圍的一切有機體包括人類在內，乃是不多的原始單細胞胚芽，長期發展的結果，而這些胚芽本身則又是由發生了化學變化後的原形質或蛋白質所形成的」（註一）。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在對達爾文學說給以高度的評價的同時也指出了達爾文所犯的錯誤，達爾文理論的基本論點無容置辯是唯物主義的，但同時却包括了一系列的嚴重的錯誤。例如，最重大的一個錯誤是達爾文在自己的理論中引用了反動的馬爾薩斯的荒謬學說，與唯物主義的基礎並列起來，在現時這一錯誤更爲反動的生物學者所加深了。

達爾文本人指出過他接受了馬爾薩斯理論的要點，關於這一點，他在自己的自傳上寫道：

「一八三八年十月，在我着手進行自己的有系統的研究工作的十五個月以後，我在消閑中讀完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經過長時期對動物和植物的生活形態的考察，我充分重視包羅萬象到處進行着的生存競爭的意義，因而我立即爲這種思想所征服：即在生存競爭的情況下，對生物生存有益的變異必當保存而無益的變異必然被消滅，最後我終於獲得了一種在它的指導之下，我得以繼續自己的工

作的理論」(註二)(着重點是我加的——李森科)。

至今爲止，許多人還不瞭解達爾文把荒謬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觀點移植到自己學說中來的這種錯誤，真正的生物科學家們不能也不應該對達爾文的學說的錯誤的，而不聞不問了。

生物學家們應反復深思恩格斯的名言：

「達爾文關於生存競爭的一切學說——乃是霍布士(譯者註一)的一切人參加戰爭，對一切人作戰的學說及資產階級經濟競爭學說同馬爾薩斯人口論人類社會移到生物界的簡單而又簡單的搬運(譯者註二)。在要完了這一套把戲之後(這是毫無疑問，我已在第一點中特別是關於馬爾薩斯理論中駁辯過了)，他們重新又把同一種理論由有機物界搬到歷史上來，並即牢固地確信，彷彿已證實了這些理論乃是人類社會的永恒法則。這一伎倆的幼稚無知是一目了然的，對此已不值得多費唇舌，不過，如果我要加以更詳盡地批評的話，那麼我將這樣說，即是這首先說明了他們是——糟糕的經濟學家，其次他們才是糟糕的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註三)

爲了達到宣傳自己的反動思想的目的，馬爾薩斯發明了一種「自然法則」，「這一法則——馬爾薩斯寫道——在於發現了在一切生物中存在着的生物的繁殖速度較生物本身所能掌握的食物增加數量爲大的永恒不變的趨勢。」(註四)

每一個進步的達爾文主義者應該了解這一事實，即反動的馬爾薩斯學說的要點會爲達爾文所採取，但它同達爾文手創的進化論底唯物主義的基礎是根本不相容的東西，不難看到，作爲偉大的自然科學家的達爾文，爲科學生物學立下了基石，創造了科學的新紀元，絕不會有意於他所採用的、在事實上與生物界現象根本矛盾着的馬爾薩斯理論的要點。

因此，達爾文爲其所搜集的大量的生物學材料所推動，以後會有多次不得不根本修改「生存競爭」的概念，不得不誇大這一概念的含義直至不得不用閃爍隱約的詞句來解釋這一概念。

達爾文未能及時從自己所犯的理论錯誤中解脫出來。這些錯誤是由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所揭發並指正出來的。因此在現時完全不允許再接受達爾文理論的錯誤的一面，這些錯誤是建築於馬爾薩斯的人口過剩理論的要點及由此引申出來的所謂同類鬭爭的基礎之上的；更不允許提出達爾文學說的錯誤的一面，來作爲達爾文主義的基石（施馬爾高贊，札瓦多夫斯基，朱可夫斯基）。這種對待達爾文的理論的方法是阻礙了達爾文主義的科學實質的創造性的發展的。

從達爾文學說宣佈的第一天起，立刻就顯明的事實是：達爾文主義的唯物主義的、科學的精髓——生物發展學說——乃是與曾經統治着生物學界的唯心論立於不可調和的敵對地位的。

我國和外國的思想進步的生物學者們在達爾文主義中發現了科學生物學繼續向前發展的唯—正確的道路。他們積極地保衛着達爾文主義，使不致遭受以教會及科學界極端反動分子如貝得遜（譯者註三）之流爲首的反動派底襲擊。

這些出色的生物學家達爾文主義者，如：科瓦列夫斯基，密支尼可夫，謝切諾夫，特別是吉米拉則夫，以真正科學家所具有的熱情保衛並發展了達爾文主義。

偉大生物學研究家吉米拉則夫清楚的看到了只有在達爾文主義的基礎上，研究動植物生命的科學底順利發展才有可能。只有在進一步發展與提高達爾文主義到新的高峯的基礎上，生物科學才有可能幫助農業勞作者在現在結一穗穗的地方結出兩棵穗來。

如果由達爾文筆下所描繪出的達爾文主義就已經與唯心主義世界觀矛盾對峙，那麼唯物主義學說

的進一步發展就更加深了這種對立。因此反動生物學者們便竭盡全力企圖從達爾文主義中拋棄其唯物主義的因素。個別進步的生物學家，如吉米拉則夫，已經淹沒在全世界反動生物學者陣營所演奏的反達爾文主義的大合唱裡面了。

在達爾文以後的時期中，生物學界的絕大一部分人不去進一步發展達爾文的學說，却盡力使達爾文主義庸俗化，窒息它的科學的基礎，這一閹割達爾文主義的一目了然的鬼把戲就是維斯曼，門德爾·莫爾根（現代反動實驗遺傳學的鼻祖）的學說。

註一：見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

註二：見達爾文全集，一九〇七年出版。

註三：見馬恩全集，恩格斯致拉夫羅夫的信。

註四：見馬爾薩斯的『人口法則實驗』。

（譯者註一）霍布士——十六世紀英國哲學家，他認為人性無善惡，有利的就是善，不利的就是惡，認為人類在自然界是完全平等的，互相服從又互相對立，並引中出一種荒謬的結論說：『人人戰爭，反對人人是人類生存的常態』。周建人先生譯作『各人對一切相戰』。

（譯者註二）馬爾薩斯人口論，馬爾薩斯是英國的經濟學家，他提倡一種理論說人口增加率是幾何級數，食糧的增加率為算術級數，這種理論的反動性主要在於認為戰爭、貧困、飢餓等等都祇不過是人口增加的結果。

（譯者註三）貝得遜——美國遺傳學者。他曾量過一個島上的鈍尾蟲來證明他所提出的連續變化的理論。

三 兩個世界——生物學上的兩種觀念

在前世紀與本世紀之交所形成的維斯曼學說以及隨之而來的門得爾·莫爾根學說底錄芒都是指向反對達爾文的發展學說底唯物主義基礎的。

維斯曼將他自己的觀念稱之爲新達爾文主義，但是從這種觀念的本質上說來乃是達爾文主義的唯物論方面底完全的否定，並將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拉到生物學裡來。

如果不承認有機體在它的一定的生活條件下所獲得的個別特質必然遺傳，如果不承認獲得質（譯者註四）底遺傳性，那麼關於生物界發展的唯物主義的理論就要變成不可理解了。維斯曼却企圖推翻這一唯物主義的論點。維斯曼在他的主要著作『進化論講義』中宣稱：『這種遺傳的形式（指獲得質的遺傳——譯者）不僅未經證實過，而且在理論上也是不可理解的……』（註五）。維斯曼在引證了自己一些別的、較早的類似言論之後聲稱說：『……這樣便對拉馬克的學說——直接順應學說（譯者註五）實行宣戰；而事實上，從此就開始了——直繼續到我們今天的，如門得爾方所自稱的——新拉馬克學派與新達爾文學派之間所進行的鬥爭』（註六）。

正如我們所見，維斯曼口口聲聲說他是在對拉馬克原則宣戰，但是不確看到，他所對之宣戰的正是不確有了它便整個取消了唯物主義的進化論的原則；他是在『新達爾文主義』辭句的掩護下，對達爾文學底唯物主義基礎宣戰。否認了獲得質的遺傳性，維斯曼應造了一種特殊的遺傳質，並宣稱，應該『在細胞核中去找尋遺傳質』（註七），與『所尋求的遺傳質包含染色體內』（註八），而在

染色體內則包藏着各種胚芽，其中的每一個「都決定着生物體一部分的產生及其形成」（註九）。

維斯曼斷言道：「生物質具有兩大類型：遺傳質或叫作種質和營養質或叫作體質」（註十），然後維斯曼又宣稱：「種質染色體宛如一個特殊的世界」（註十一）——一個脫離生物機體及其生活條件而獨自存在的世界。

維斯曼將生物的體質變成了僅僅是遺傳種質的供給養料的地盤以後，進一步聲稱遺傳質是永生不滅與永不再生的物質。「由此可見——維斯曼斷言道——生物的生殖原形質永遠不會重新再生，只不過在不斷地生長，繁殖而已；這種原形質世代綿延不絕……假如只是從繁殖的觀點來觀察，那麼胚芽細胞乃是生物細胞中的最重要的因素，因為只有它們保存了物種；而生物體本身則幾乎降低到了胚芽細胞的簡單的苗圃，它們的一種在最有利條件下形成，獲得營養，增殖和成熟的場所」（註十二）。

按照維斯曼的說法，生物體及其細胞僅僅是遺傳質（種質——譯者）的貯藏室和營養所，而本身則永遠不能產生後者，「永遠也不能由自己本身製出胚芽細胞來」（註十三）。

這樣一來，維斯曼便把神秘的遺傳質變成了永遠存在的、不知發展的、同時却又操縱着生物體本身發展的一種物質了。

維斯曼接着又寫道：「……在生物生殖分裂（譯者註六）以前，胚芽細胞的遺傳質潛存着生物體的一切胚形」（註十四），雖然維斯曼也聲稱「在生殖原形質中沒有決定「鈎形鼻子」的生殖胚芽」（譯者註七），也沒有決定蝴蝶翅膀及其各部分的生殖胚芽，但是他同時却又肯定了自己的意見，着重指出說：無論如何生殖原形質「……總包含着一些生殖胚芽，這些生殖胚芽最終決定着形成鼻子細

胞的各個階段的發展，以致最後終於因此而得出了鉤形鼻子；對於蝴蝶翅膀說來也是完全相類似的；蝴蝶翅膀及牠的一切血管，細胞，神經，氣管，含鐵細胞，鱗片的形態，色素的分佈等等都是由於大量的生殖胚芽向細胞繁殖過程發展底直接影響」（註十五）。

由此可見，按照維斯曼的意見說來，遺傳質不可能新生，而當生物個體生長的時候它也不能生長，它不會因受到外界影響而起任何變化。

長生不死的，不受生物發展中各種特質底影響獨立存在的，支配着生死消長的機體底變化，而本身却又不是由機體中生長出來的這一種遺傳質——這就是「新達爾文主義」的招牌之下所搬弄出來的公開唯心主義的、實質上是形而上學的維斯曼的觀念。

門得爾——莫爾根學派完全接受了，而且甚至可以說是加深了這一維斯曼形而上學的要點。

莫爾根，約甘森及其他門得爾——莫爾根學派的台柱，在討論到遺傳性的問題時，曾由他們的門牆中宣言說：他們要脫離達爾文的發展論的約束來探求遺傳現象。例如，約甘森在他自己的主要著作中寫道：「……我們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從進化臆說下結束遺傳論底有害的束縛」（註十六）。莫爾根學派發表這些論調的目的，在於企圖以一種從其最終的結果來看是標誌着否認生物界發展或承認發展不過是純粹的數量變化的論點來中止他們的研究。

正如我們前面所指出的，生物科學歷史的整個篇幅都充滿了唯物主義世界觀與唯心主義世界觀的衝突，目前當兩個世界的鬭爭底時代，幾乎貫穿生物科學的一切原則底基礎的兩條互相對抗互相矛盾的路線更加明確了。

社會主義的農業，國營農場，集體農場制度產生了新的、自己的、米邱林式的、蘇維埃式的

生物科學；這種生物學即農業生物學是在與農業實踐密切結合之中發展起來的。

蘇維埃農業科學的基礎乃是由米邱林和維廉斯所奠定的。他們總結並發展了前代所積累起來的一切最有價值的科學和實際經驗。他們以自己的辛勤勞動的成果，在對植物性質與土質的識別上，在對農業的鑽研上，提供了無數嶄新的貢獻。

科學與國營農場，集體農場實際工作的緊密結合，為理論本身底發展，為精益求精地認識生物界和土壤，創造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可能性。

可以毫不誇張地斷言，空洞無物的形而上學的莫爾根生物「科學」與我們的真正的米邱林式的農業生物科學是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的。

生物學中新的、積極的路線，更確切的說，新的蘇維埃生物學、農業生物學的科學家和反動的外國生物學的代表們以及我國的一批科學家之間發生了短兵相接的戰鬥。

反動生物科學的代表們，所謂新達爾文學派，維斯曼學派，以及一邱之貉的門得爾·莫爾根學派，都在堅持着他們的所謂染色體遺傳論。

門得爾—莫爾根學派跟隨維斯曼之後主張：在染色體內有某種特殊的「遺傳質」（種質——譯者），它們存在於生物體內猶如在保險匣裡一般，然後再原封不動地移交於下一代，完全不受生物體本身特性及其生活條件的影響。從這一概念中即可引申為：生物體在其生存生長的一定條件下所獲得一些新的習性和特徵並不能被遺傳下去，這些獲得性並沒有進化的意義。

根據這一理論，動物體和植物本身所獲得的一切特性，不能遞交後代，是不能夠遺傳的。
門得爾—莫爾根學派的理論，在「生物體」這一科學概念的內容中，生物體底生活條件是不包括

在內的，外界環境在莫爾根學派看起來，雖然也是必需的，但它只不過是生物體根據生物遺傳性所能容許的這種和那種特性表演的舞台罷了。因而在他們看來，生物體遺傳質的質量變化，與外界環境，生活條件毫無關聯。

新達爾文主義的代表們——門得爾——莫爾根派——認為科學研究者們通過適當地改變生物體生活條件的方法來支配生物遺傳性的努力乃是完全不科學的。因此門得爾——莫爾根派，也就把農業生物學上的米邱林路線叫作新拉馬克主義的，在他們看來是完全錯誤的、不科學的路線。

但實際情況却完全相反。

第一，承認外界環境對於生物體的形成具有積極作用，承認獲得質的可遺傳性，與新達爾文主義（維斯曼主義）的形而上學完全相反的拉馬克主義的著名論點，絕不是錯誤的，而且恰恰相反，是完全正確，完全合乎科學的。

第二，絕不能將米邱林的方向叫做新拉馬克主義，或是新達爾文主義。它排除了前兩種理論的錯誤，同時又擺脫了達爾文學說組成部分中的由接受馬爾薩斯錯誤理論的要點所造成的錯誤。

不容否認這一事實：即在二十世紀初期熱烈展開了的維斯曼學派與拉馬克學派的爭論中，後者實較接近於真理，因為他們堅持科學的利益，而維斯曼學派則脫離了科學奔向神秘主義的道路。

物理學家施列丁格爾很好地（大出於我們的莫爾根信徒們的意料之外）暴露了莫爾根派實驗遺傳學的真正唯心主義的內幕，他在自己的『由物理學觀點看來生命是什麼？』一書中，在肯定地接受了維斯曼派的染色體理論之後，做出了一大堆哲學結論來。這就是其中最主要的結論之一：『……個人的個體的特質等於到處存在，無所不至，永遠不滅的特質』。施列丁格爾認為自己這一主要的結論乃

是「那些試圖毫不費力就能證明神的存在及精神不死的生物學家們所能提供的最大的貢獻」(註十七)。

我們，蘇維埃米邱林路線的代表者，肯定地認為動物植物在其生長過程中所獲得的特性不僅是可能遺傳的，而且是必然遺傳的。伊凡·烏拉吉米洛維支·米邱林根據自己無數次的實驗及實際工作掌握了這種可能性。米邱林在其著作中所提出的學說底最主要的一點，即在於給每個生物學家指明了支配動物體和植物體的自然特性的道路，指明了通過改變生活條件的方法，即是，通過生物生理學的方法使生物的自然特性向實際需要的方向去改變的道路。

這樣一來，急劇尖銳化了的、將生物學家分裂為兩個不可調和的陣營的鬭爭，又圍繞着老問題而熾烈展開起來：動物體和植物體在其生活過程中所獲得的特徵，性質，是否能夠遺傳？換句話說：動物體和植物體底性質的改變是否決定於影響生物體體的生活條件之改變？

米邱林學說，按其實質說來，乃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學說，以豐富的事實肯定了這種決定性。

門得爾——莫爾根派的學說，按其實質說來，乃是形而上學唯心論的學說，毫無根據地否定了這種決定性。

註五：見維斯曼『進化論講義』二九四頁，一九〇五年。

註六：見同書二九四頁。

註七：見同書四一〇頁。

註八：見同書四一一頁。

註九：見同書四五二頁。

註十：見同書四一三頁。

註十一：見同書三五三頁。

註十二：見同書五〇五頁。

註十三：見同書五〇四頁。

註十四：見同書四一九頁。

註十五：見同書四六六頁。

註十六：見約甘森『關於變異與遺傳性的正確學說之要素』，一七八頁，一九三三年。

註十七：見施列丁格爾『由物理學觀點看來生命是什麼？』一二三頁，一九四七年莫斯科版。

（譯者註四）獲得質——在生物科學上把因環境條件的作用而產生的性質叫做習得質或獲得質。

（譯者註五）拉馬克——十八世紀的法國博物學家，他在達爾文以前就提出了生物進化的理拉馬克的進化論和達爾文的進化論底分歧點在於：拉馬克認為生物能適應外界的變化，外界生活一有變化，生物即直接產生某種變化去適應它，因此這種學說又叫做直接順應說，而達爾文認為自然環境論，淘汰人工淘汰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是生物進化的真正原因。

（譯者註六）生殖分裂——是生殖的細胞成熟的一個過程，即每一對同一遺傳性質的染色體變成為兩個細胞。經過生殖分裂生殖細胞裡的染色體減少一半。

（譯者註七）生殖胚芽——維斯曼派認為在生殖原形質裡有一種生殖胚芽。

四 門得爾——莫爾根學說的煩瑣哲學

染色體理論的基礎乃是老早經吉米拉則夫批判過了的荒謬的維斯曼的所謂生殖原形質永生不滅並獨立於生物體之外的學說。追隨着維斯曼之後的莫爾根學派認為：父母根據遺傳學講並不就是他們底子女的父母。父母與子女，按照他們的學說講起來，乃是兄弟或姊妹。

此外，不論是第一代（即父母），或第二代（即子女），一般說來他們並不就是他們本身。他們僅僅是取之不竭而又永生不滅的生殖原形質的副產品。生殖原形質本身的變化是完全獨立於它的副產物，即生物體之外的。

讓我們來翻閱一下類似百科全書這樣的文獻吧。在那裡當然是會把問題的精神與實質提供出來的。

染色體理論的創始人莫爾根在一九四五年登載於『美國百科全書』的一篇論文『遺傳性』上寫道：
：『胚芽細胞此後即成為卵巢與精巢基本組成部分。因此它們的形成是獨立於生物體的其餘部分之外而又從來不成為構成生物體的一部分……因此，進化乃是具有着胚原的性質，而不是如以前所想的那樣具有形體（即生物體——李森科）的性質（着重點是我加的——李森科）。在現時這一關於新的特質的起源底的見解，幾乎已為一切生物學家所接受』。

凱色爾在一個『美國百科全書』的一篇論文『遺傳學』中講到的也是同樣的東西，只不過換了另一種腔調。在談到生物通常是由受胎的卵子所生成的時候，凱色爾更進一步地為遺傳學提出了『科

學的」根據。且讓我們來引證一下吧：

「事實上父母不僅沒有生產出子女來，而且甚至連子女所賴以生成的經父母再生的出生子女的細胞也沒製造出來。父母本身充其量不過是產生他們本身的那種受精卵或胚球底副產物罷了。而胚球又是與產生他們自身相似的另外一種再生細胞的直接產物。如此可見遺傳性（即父母與子女的近似性）決定於構成雙親的再生細胞與構成子女細胞之間的密切聯繫。後者即是前者的直接產物。這一「種質」（再生細胞質）的連續性」原則乃是遺傳學的基本原則之一。它指出，為什麼父母本身的受到環境影響而發生的變化，並不遺傳給子女。這正是由於子女並非父母本身的產物，而只是依附在父母身體內部的種質的產物……首先說明這一情況的功績應歸之於奧古斯特·維斯曼。因之維斯曼應該認為是遺傳學的創始人之一」。

門得爾——莫爾根的主要論點是一派胡說，這一事實對我們是完全清楚的。它們並沒有反映生物界的真實情況，它們是觀念論和形而上學的典型。

正由於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所以蘇聯的門得爾——莫爾根信徒在維妙維肖地效顰門得爾——莫爾根派的基本論點之餘，却時常裝腔作勢地將它隱藏起來或遮遮閃閃，不使人看見它的全貌，以辭令的外亮遮蓋着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本質。他們之所以要這樣做乃是由於害怕被蘇聯的讀者和聽衆嘲笑，因為蘇聯的讀者和聽衆很清楚地知道生物胚芽或生殖細胞乃是生物親體底活動結果之一。

祇有隱藏起門得爾——莫爾根學說的基本論點，對那些對於植物與動物的生存和發展沒有深刻研究的人們，染色體遺傳理論才成爲有條有理的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理論聯繫。

但是祇要承認這樣一個絕對正確的、公認的論點，即承認生殖細胞或新生物的胚芽是由生物體本

身，而不是由另外一個產生這一已經壯大成熟的生物體的生殖細胞所直接產生這一事實的話，那麼冠冕堂皇的染色體遺傳理論頓時就全部垮台了。

很顯然，上述一切當然絲毫並未否認染色體在細胞和生物體生長過程中的意義和作用，但這作用却完全不是莫爾根學派所附加給染色體的那種作用。

我們能舉出不少的例子來證明我們本國的門得爾—莫爾根信徒們正在一心一意信仰遺傳染色體理論，信仰維斯曼主義基礎及其唯心主義的結論。

例如，科學院會員高爾錯夫斷言道：『在整個生物發生過程中生物遺傳質及其遺傳質元素並不起化學變化，它並不起新陳代謝——氧化和還原作用』（註十八）。在他這一種完全不能為任何有點知識的生物學家所接受的武斷見解中，竟抽出了一部分發育成長着的細胞，而取消其新陳代謝作用。現在還有誰不明白高爾錯夫的結論與維斯曼派，莫爾根派的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所採取的立場是完全一致的呢。

高爾錯夫的不正確見解發表於一九三八年，它早已被米邱林學派所揭穿了。如果不是到今天為止，莫爾根學派一直繼續頑固地站在以前那種反科學的立場上的話，那麼過去的事情很可能就不值得再重提起了。

爲了更好地證明上述事實，我們可以看看前面已提到過的施列丁格爾的書，作者在這本書中所寫的在木質上和高爾錯夫寫的是一模一樣的東西。崇拜莫爾根派的唯心觀念的施列丁格爾，同樣宣稱說，有這樣一種『遺傳質，這種遺傳質是基本上不感受無規則的熱力運動的影響』（註十九）（著重點是我加的——李森科）。

施列丁格爾此書的譯者馬林諾夫斯基（杜比寧實驗室的科學助手），在自己所寫の後記中完全贊同了戈爾登的意見，將施列丁格爾所提出的學說與高爾錯夫的觀點聯繫起來了。

馬林諾夫斯基一九四七年在上述的後記中寫道：『爲施列丁格爾採取的對染色體的見解，如同對偉大意義的分子一樣的施列丁格爾底「永恒結晶」說，首先乃是由蘇聯生物學家高爾錯夫教授所提出來的，而不是如施列丁格爾所說將這一創見歸功於捷爾布留克』（註廿）。

在這裡不須要討論這一煩瑣哲學的版權問題，而最值得注意的，乃是由我們本國的莫爾根信徒中的一位——馬林諾夫斯基對施列丁格爾此書所作的高度評價。

且讓我從這一讚美詞中來摘錄幾句吧：

『施列丁格爾在自己的書中，以對於物理學家和對於生物學家都是生動而易於接受的形式，向讀者指出了一個科學上的新的正在迅速生長的方向，這一方向大大地結合了物理學和生物學的方法……』（註二十一）。

『嚴格說起來，施列丁格爾的書乃是這一個方向的第一個條理分明的結晶品……施列丁格爾在這個關於生命科學的新的方向上面，做出了巨大的個人貢獻，因而就完全符合於外國科學出版界的對該書所做的熱烈評價』（註二十二）。

因爲我不是物理學者，因之我對施列丁格爾所創的與生物學相結合的物理學方法姑置不談，至於說到施列丁格爾書中的生物學，則它乃是純粹的莫爾根根的，實際上，也正是這一點才引起了馬林諾夫斯基的讚嘆。

後記的作者對於施列丁格爾所洋溢着的喜悅，非常生動地說明了我們的莫爾根學派在生物學上的

唯心主義的立場和觀點。

莫斯科大學生物學教授查瓦多夫斯基在論文『湯姆斯根特·莫爾根的創造道路』中寫道：『維斯曼的見解在生物學界中間獲得了廣泛的反應，而且其中的許多人都已沿着這一富有天才的研究家所指出的道路走去……湯姆斯根特·莫爾根乃是那些維斯曼見解的基本內容給予高度評價者中之一人』（註二十三）。

在這裏談到的是怎樣一種『基本內容』呢？

在這裏所談到的乃是由維斯曼及一門得爾——賽爾根學派（其中也包括了查瓦多夫斯基教授）的觀點看來非常重要的見解。查瓦多夫斯基教授把這一見解複述爲：『哪個先產生的：是雞蛋呢？還是雞？對於這一尖銳提出的問題——查瓦多夫斯基教授回答道——維斯曼給了明確的斷然的答案：先有蛋』（註二十四）。

難道不明白，查瓦多夫斯基教授追隨於維斯曼之愛所提出的問題也好，它的答案也好——乃是舊時取哲學的簡單而又陳腐的復活。

查瓦多夫斯基教授在一九四七年所著並堅持着他在一九三一年的著作『有機體發展動力』中所提出的見解。查瓦多夫斯基教授認爲，必須『堅決響應努斯邦的意見：肯定子體不是由母體所生，而是同母體由同一泉源生成』（註二十五），『精子與卵子並不是由母體所生成的，它們與其親體具有同一的來源』（註二十六）。在該書的『總論』裡，查瓦多夫斯基教授寫道：『分析工作使我們獲得這樣的結論：即不能將胚胎過程中的細胞看成是生物本體的產物。不應將種子細胞與親體細胞或看是父母與子女，而應看做同胞姊妹，其中一部分同胞細胞（親體——譯者）乃是另一部分（子體——

譯者)的撫育者，保護者，看護者」(註二十七)。

生物學教授遺傳學者杜比寧在他的論文「遺傳學與新拉馬克主義」中寫道：「是的，遺傳學將生物體區分為不同的兩部分——遺傳原形質與本體——乃是完全合理的。不僅如此，而且此種區分乃是遺傳學的基本法則之一，是它的流傳最廣收效最大的教育內容之一」(註二十八)。

我們不必再繼續列舉這些聲名昭著的、宣揚莫爾根學派的、如像查瓦多夫斯基和杜比寧等背誦莫爾根學派理論體系字母的作者的名單了。這種門得爾理論ABC，在高級學校的遺傳學教科書中就被叫做門得爾原理和法則(支配法則，分裂定律，生殖孢子淨化定律等等)。直到最近我們許多高級學校中還在用純粹莫爾根學派的，翻譯美國西諾特和鄧恩著的教科書作遺傳學基本教材。這一點也足以說明我們本國的門得爾——莫爾根的信徒們是如何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唯心主義遺傳學。

在論到這本教科學的基本論點，杜比寧教授在他的同一論文「遺傳學與新拉馬克主義」中寫道：「因此，現代遺傳學底生動事實無論如何再不能和拉馬克學派的「基礎之基礎」中的承認生物獲得質可以遺傳的主張和平共居了」(註二十九)(着重點是我加的——李森科)。

這樣一來，生活獲得性遺傳的法則——這一早由拉馬克奠定了基礎，後經達爾文學說有系統地掌握了的生物學歷史上的最大成就——就被門得爾——莫爾根派的信徒們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總括來講，與主張動植物體在一定的生活條件下所獲得的，個體變異底特徵可能遺傳這一唯物論學說相對抗，門得爾——莫爾根學派提出了唯心論的主張，這一學派將生物體分為兩種特別的物質：通常的有生有死的物質(即所謂本體)，和永生不滅的遺傳質——生殖原形質。同時還武斷地說：「本體」(即生物體)的變異，對於遺傳質(種質——譯者)毫無任何影響。

上。

註十八：見高爾錯夫『染色體結構及其中物質的變動』，載於一九三八年一月生物學雜誌卷七

註十九：見施列丁格爾『根據物理學觀點看來生命是什麼？』

註二十：見馬林諾夫斯基的譯者書後第一三三頁。

註二十一：見同書第一三〇頁。

註二十二：見同書一三一頁。

註二十三：見一九四七年三月份莫斯科自然研究者協會公報第六十二卷。

註二十四：同書。

註二十五：見查瓦多夫斯基『生物發展動力』第三二一頁。

註二十六：同書第三一三頁。

註二十七：同書第三二六頁。

註二十八：見一九二九年四月『自然科學與馬克思主義』雜誌第四期。

註二十九：同書。

五 關於『遺傳質』學說中的不可知論

門得爾——莫爾根學派爲他們所假想出來的神秘的『遺傳質』底變化，賦與了不可捉摸的特性。物種突然變異，即『遺傳質』的變化，彷彿是沒有確定的方向的。莫爾根信徒的這一主張，在邏輯上與

門得爾——莫爾根學派的理論基礎，與遺傳質獨立存在於生物體及其生活條件之外的論點乃是一脈相傳的。

莫爾根——門得爾的信徒們宣傳着遺傳變化，即所謂「突然變異」，仍是「非固定性」的，因而便認為遺傳變異原則上乃是不能預見的。這個不可知論的自發觀念的名字就叫做生物學上的唯心論。

這一關於物種變化的「不固定性」的論斷，閉塞了科學預見的道路，並因此而解除了農業實踐的武裝。

科學院會員莫斯科大學達爾文學說主任教授施馬爾高贊，由莫爾根學派關於「變異不定性」的非科學的、反動的學說出發，在自己的著作「進化諸因素」中肯定說，遺傳性的變化本身並不決定於生活條件，因此也就沒有一定方向。有機體本身所不具有的因素——施馬爾高贊寫道：「……即使果實能達到並影響有機體本身，亦只能引起游離不定的反應……這種影響也只能是不固定的。因此，有機體在過去所沒有的的一切新變化都是不固定的。而且屬於這一生物變異範圍內的不僅僅是新的遺傳質（種質——譯者）的突然變異，並且也包括了一切新的即最初發生的體質變異在內」（註三十）。

施馬爾高贊在前一頁裡寫道：「任何物體的外在因素，基本上祇能起促進生物體形成過程及其實現條件的媒介作用」（註三十一）。

這種將外因條件的作用，當做祇是促進生物自發（自生自長——譯者）過程的形式主義自生自滅的理論，老早已被唯物主義宣佈為反科學的唯心論的理論了。

同時，施馬爾高贊與其他外國的莫爾根學派的繼承者，却又都引證了達爾文來標榜自己的言論。他們一面高喊「變異無定性」，一面又緊緊咬住達爾文在這一方面所發表的見解。不錯，達爾文談到

過「變異不定」。但是產生達爾文的這一見解的根源却恰恰是由於當時生物選擇實驗方面的局限性。達爾文自己曾公開承認這一事實並講過：「在目前不能說明有機體變化的原因，也不能說明它的性質」（註三十二）。

「這還是一個不解之謎，但從自己的無知之中來求知，對我們會有裨益的」（註三十三）。門得爾「莫爾根的信徒們抄襲了達爾文學說中一切陳腐的錯誤的章句，但同時却拋棄了達爾文學說中的生動的、唯物主義的精髓。」

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中，偉大的自然改造者米邱林的學說，為家學生物有機體底變異性根本上打下了科學的基礎。

米邱林自己及其後繼者——米邱林學派——僅僅只取得了並正在獲得着大量的有圓形方向的植物體底遺傳變異。不顧這一事實，施馬爾高爾直到現在在這一問題上還武斷地說：「各個變異的發生具有偶然現象的一切特徵。我們既不能預見，也不能還自喚起任何一個變異。現在還未能找到決定變異性質與外界環境一定變化之間的有規律的聯系」（註三十四）。

施馬爾高爾從突變派派的突變概念出發，宣佈了思想極端錯誤的、解除一切實驗和理論的武裝的、所謂「選擇」（譯者註八）的理論，按照施馬爾高爾的意見，品種的形成似乎不可避免地在沿着弧形下降的曲線：朝彼映照下運動滋長的穀物的開花結實，愈來愈多地消耗它的「物種變異力」，並逐漸走向枯竭，「……另外家畜品種養成及穀物品種形成之所以能如此急劇迅速的主要原因——施馬爾高爾寫道——顯然是由於付出了先前積累了的變異潛在力的結果。更進一步的固定方向的物種選擇進行得就愈更加遲緩了……」（註三十五）。

施馬爾高贊的論斷及其一切關於「穩定選擇」的概念，都是一種親莫爾根派的觀點。

大家都知道，米邱林在其短短一生中，創造出了三百多種新的植物。其中許多新種並未經過混種交配。而全部都是用正式的目的的人工選擇和有計劃的培養的方法創造出來的。在這樣衆多的事實和米邱林學說後繼者的許多成就面前，竟來武斷說正式有計劃地人工選擇正急劇在沒落消沉——這就是對進步科學的毀謗誣蔑。

米邱林學派的科學實踐，顯而易見，對施馬爾高贊所吹噓的「穩定選擇」理論是不大方便的。爲了免去麻煩，他在「進化諸因素」書中索性對於米邱林學派的科學的成就，以及科學家米邱林本人的存在一字不提。施馬爾高贊寫了厚厚一本書來講進化因素，但他即使在參考書目中也沒有一行提到吉米拉則夫或米邱林。然而，却正是吉米拉則夫寫了一本以「有機進化因素」命名的書，爲蘇維埃科學作了出色的理論工作；而米邱林和米邱林學派則一面在發現無數新的與鑽研舊的因素，一面使進化因素直接爲農業服務。

施馬爾高贊既「忘懷了」蘇維埃的先進科學家，「忘懷了」蘇維埃生物科學的創始人，同時又苦心焦思千方百計地依附並援引了大大小小的外國的和本國的莫爾根形而上學學派的論調，依附於反動生物學的頭目們。

這就是「達爾文主義者」科學院會員施馬爾高贊的真面目。而這本書（指「進化諸因素」——譯者）在莫斯科大學生物學系系會議上，却被推荐爲達爾文主義的創造性的、發展的傑作。莫斯科的和列寧格勒的兩個大學的生物系的主任，都對這本書給予了高度評價。哈爾科夫大學達爾文學說教授波立科夫，列寧格勒大學副校長波梁斯基，我們科學院（即全蘇農業科學院——譯者）的會員查瓦多夫

斯基，以及一等等其他的在某些時候自稱為正統達爾文主義者的莫爾根信徒們，都對這一本書一致讚揚誇不絕口。

註三十：見一九四六年出版，施馬爾高贊『進化諸因素』。

註三十一：同書第十一頁。

註三十二：見達爾文『家庭畜養動植物之變化』。

註三十三：同書四五二頁。

註三十四：見施馬爾高贊『進化諸因素』第六八頁。

註三十五：同書第二一四——二一五頁。

（譯者註八）：穩定選擇——英國人類學者戈爾登認為生物體似乎有一種『穩定性』，生物受到環境條件影響時到數代以後，能够改變平衡，變換為一種新的狀態，現出突然的變異來。

六 莫爾根——門得爾學派的空虛

莫爾根——維斯曼的信徒——遺傳染色體理論的擁護者，三番五次地不僅是望風撲影，而且往往是誹謗誣陷式的武斷說，我以農業科學院主席的地位，站在由我所信仰的科學——米邱林路線的利益上，濫用行政的權權壓制其他米邱林學說反對派的路線。

可惜，直到如今事情却恰恰相反。而且對這一點我作為全蘇農業科學院的主席，是能够並且應該

負責，承認錯誤的。

我始終未能摸索到使我能充分發揮已經賦予我的職位的能力和智慧，爲米邱林的路線的方向在生物科學的各個領域中大步向前發展，及退一步說那怕是爲稍稍限制一下反對路線方面的煩瑣哲學形而上學信徒創造各種條件。因此，事實上被壓制的，具體說正是被莫爾根派壓制的，直到現在爲止，正是科學院主席所代表的米邱林的路線。

我們，米邱林主義者，應該坦白承認，我們直到如今還沒有能夠充分運用黨和政府在我們國內所造成的一切極優越的條件，來澈底揭發那些完完全是由敵對我們的外國反動生物學那裡搬運來的莫爾根派形而上學。不久以前才湧進了大批米邱林派科學院會員的科學院，現在必須來執行這一最重要的任務了。這件事在培養幹部事業上，在加強科學對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的幫助上，都是一項重要的任務。

直到現在爲止，莫爾根——門得爾學說（遺傳染色體理論）在用各式各樣的腔調在一切生物和農業的專科學校中講授，而米邱林遺傳學的講授，則實際上却根本還沒有這回事。米邱林和威廉斯學說的擁護者，即使是在國家的科學團體裡，也經常是少數。至今爲止，米邱林派在前屆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的會員裡也仍然是少數。由於黨與政府和斯大林同志的親自關懷，目前科學院的情況大大改變了。我們的科學院是更加充實了，而在不久的將來，在不日舉行的選舉中，還要湧進大量的米邱林派新會員和通訊會員。這就會在科學院本身，爲進一步發展米邱林的學說，創造出新的情況和新的條件。

說建立在純粹的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的基礎上的遺傳染色體論至今是被壓制的學說，是完全不正

確的論斷，事實至今爲止却恰相反。

在我國，米邱林路線在農業生物學界以自己的實踐活動，阻攔了並正阻擋着細胞遺傳學派，莫爾根學派的去路。

明明知道自己的形而上「科學」的理論基礎毫不濟事，不準備同它決裂，接受實踐的米邱林的路線的莫爾根信徒，竭盡了並正竭盡着一切努力來阻止米邱林路線——這一同莫爾根派底假科學完全敵對的科學——的發展。散佈一種憑空捏造的說法，說我國有什麼人正阻擋着細胞遺傳學派在生物科學界與實際工作結合，加倍錯誤的是有人在講似乎「將個人創造成果應用到實際的權力，已成了科學院會員李森科及其同道者的壟斷權了」。

細胞遺傳派在深入實際工作方面，究竟提出過一些什麼建議？如果他們確曾有所建議的話，那麼這些建議被採納了，還是被否決了？農業部是可以絲毫不爽地指出這一點的。

農業部還可以指出農業部所屬的科學研究院（更不用說大學的學校了），不是正在普遍地研究着細胞遺傳學，特別是研究應用苛爾西辛（秋水仙中的植物鹼，有毒，其性質如嗎啡，鴉片精等，其化學式爲 $C_{21}H_{25}N_6$ ——譯者）使植物多年生化嗎？

我很知道，很多學院都進行過並正進行着這一在我看來是很少收獲的工作。此外，農業部還設立了一個以捷布拉克爲首的專門機關來研究植物多年生化的問題。我覺得多年來一直祇是進行這個工作（即是植物多年生問題）的這一機關，在實際上是毫無貢獻的。

還可以由下面這一例子來說明我們本國的莫爾根——細胞遺傳學派在理論上和實際上是一點點用處也沒有的。

有一位在我們的莫爾根派看來好像還是他們中間很出色的人材——蘇聯科學院通訊會員，遺傳學教授杜比寧——許多年來一直在研究怎樣解釋城市的與鄉村的果蠅細胞核的區別。

爲了完全明瞭起見，我們敘述在下面。杜比寧並不是根據性質不同的生活條件變化的影響，來研究細胞核底質量變化，他不是研究果蠅在一定生活條件的影響下獲得的特徵之遺傳性，而是去研究由染色體所表示出來的，在這些果蠅的形體的構成上由於一部分果蠅簡單的被消滅掉的結果——特別是在戰爭時期——所引起的變化。這種簡單的消滅就被杜比寧正如被其他的莫爾根派一樣叫做「淘汰」(笑聲)。這種一成不變的如同從篩子裡向外漏一般地並同淘汰(選擇——譯者)這一詞的原始的創造意義毫無相同之點的淘汰，就成爲杜比寧研究的對象了。

這本書叫做「城市和鄉村生物染色體之構造變異」。

讓我由這本書中引證幾段：

「芬乃布利博士一九三七年進行研究個別的生物生殖繁殖的工作中，指出了根據變種集中產生的顯著變化的事實(即物種在發生變化時，其構造的排列組成起了變化——譯者)。吉尼科夫在許多材料中着重指出了這一現象。但是直到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才在實驗分析中告訴了我們：這一區別的產生乃是與城市生活條件與鄉村環境的生活條件各不相同一點相聯系的。

在莫斯科分佈的生物遺傳素有八種不同的排列。在第二類染色體中有四種排列(標準排列及三種不同的變種)。第三類染色體有一種轉化，第四類中有一種轉化。第二類染色體到第一種變化的界限是由23C—31R。第一類染色體到第二種轉化是由29A—32B。第二類染色體到第三轉化是由32B—34C。第三類染色體到第一類轉化由50A—56A，第四類染色體到第一轉化是由

670—73A/B。從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從莫斯科的生物分佈中研究出了三三一五種個體特質。生物分佈中含有大量的集中轉化因素，而這在莫斯科各個地方其轉化的情形也是各不相同的」（註三十六）。

在戰時和戰後的時期中，杜比寧在繼續研究在伏羅內茲城內和城郊葉蠅問題時寫道：「工業大城市在戰爭過程中的破壞，摧毀了一切正常生活的條件。在這種酷烈條件下營生繁殖的葉蠅，比較在鄉村渡過酷寒還要困難萬分，我們曾以深刻的興趣研究戰爭所造成的生存環境變化，對於城市生物的形體構造的影響。一九四五年春天我們研究了伏羅內茲——一個受德寇破壞最嚴重的城市——的生物繁佈情形，在二百二十五個葉蠅中，我們只找到兩個是由第二類染色體第二轉化中接合而生成的（百分之〇·八八）。由此可見，物種轉化在這一大城市中的集中程度，比在某些鄉村中更低得多。我們見到了自然選擇對生物種的構造特質所給予的劇烈影響」（註三十七）。

如我們所見，杜比寧把他的這本書描寫成爲粗粗從外表看來對於某些人可能認爲是合乎科學的樣子。怪不得這本書就充當了當選舉杜比寧爲蘇聯科學院通訊會員時的主要著作之一了。

但如果使這一著作從咬文嚼字，半懂不懂的公式濫調中解放出來，用樸素的俄國語言代替莫爾根學派式的隱語來做一番簡單解釋的話，那末下面就是這本書的註解：杜比寧積多年之經驗以其「發明」一「豐富」了科學界，杜氏發現在戰爭時期中，在伏羅內茲及其近郊的葉蠅族類中發生了變化，即具有某一種染色體特質的葉蠅的百分比加大了，而具有另一種染色體特質的葉蠅的百分比則減少了（在莫爾根派的詞句中這就叫做「第二類染色體第二轉化的集中程度」）。

杜比寧並不以他在戰爭期間所獲得的對於理論和實踐都如此「寶貴」的發現爲滿足，他還要爲自

已在重建祖國時期規定了更進一步的任務。他寫道：

『在今後數年中研究由於正常生活條件之恢復帶來的城市生物的構造特質的恢復，將是非常有趣的事情』（註三十八）。（會場騷動，笑聲）

這就是莫爾根分子在戰前，在戰爭時期對科學和實踐的典型的『貢獻』！這就是莫爾根派『科學』在戰後重建時期的前途！（鼓掌）

註三十六：見一九四六年在蘇聯科學院的報告第一五二頁。

註三十七：同書第一五三頁。

註三十八：同書第一五三頁。

七 米邱林學說——科學的生物學底基礎

與門得爾——莫爾根學說相對抗，同這一學說的斷言生物界變異原因爲不可知，否認掌握指導動植物體變異的可能性相對抗，響起了米邱林的名言：『我們不能等着自然賜給我們東西，向自然去要東西，才是我們的任務。』

米邱林根據自己的實際工作，獲得了下述最重要的結論：『祇要有人類參加，就能够強迫每一種動物和植物變化更快，並且向着人類所願望的方向去變化，在人類面前展開了一幅對人類底活動最有利的遼闊無邊的原野』（註三十九）。

米邱林的學說徹底推翻了門得爾——莫爾根派的基本論點——關於動植物遺傳性質與其生活條件完全無關的論點。米邱林學說不承認有一種獨特於生物體的遺傳質生存在生物體內；生物體的遺傳性或生物體一部分機體的遺傳性底變化，永遠是生活着的生物體本身變化的結果，而活的生物體本身的變化，則是由於由標準類型的同化和分化的偏差，由標準類型的新陳代謝的偏差和變化產生的，有機體或其各個部分及其性質雖然不永遠也不完全遞交給其後代，但新生體胚芽的變異，永遠只能是由於親體變化的結果，由於生活條件對於生物體或其一部分的發育成長（其中也包括着生殖孢子及胚芽孢子）所引起的直接或間接的作用的結果而產生的。遺傳性的變化，新性質的獲得，新性質的加強與將其積蓄到後代，永遠是由生物體的生活條件所引起的，由於生物體積累了許多世代中獲得的新特徵與新性質的結果，因而使生物體的遺傳性發生了變化並趨於複雜化。

生物體及其所必需的生活條件乃是統一體。不同的生物在自己的成長中要求不同的環境，研究這種要求的特點，我們也就能够知道生物的固有的特點，知道其遺傳性的特點，遺傳性乃是生物體爲自己生存發展而要求一定條件，並對這種或那種條件發生一定反應的一種特點。

生物的自然要求及其對外界環境的關係的知識，給了我們以支配生物體的生活和發展的可能性。掌握了動物和植物生活與發展的條件，使我們能日益加深地探求生物底特性，並從而使它向人類所需要的方向去改變。根據掌握生物生存發展的方法底知識，就能够有目的地改變生物的遺傳性。

每一個生物，都是在不違反自己的遺傳性的條件下，在對於本身有利的生活環境裡來構成自己。因此在同一環境之中生長着不同的生物體。根據一般規律，每一個生物的生長都和它的先代特別是最近的先代相似，按着自己的面貌延續再生是任何生物的共同特點。當生物體在周圍環境中找到了適合

於自己遺傳性的條件的時候，則生物體的發展就會和其上代所已經走過的道路相同。但是當生物體找不到它所必需的條件，而不得不同化於或多或少不適合於其固有特性的外部環境的時候，這時生物體或其個別部分就要變得與其前代或多或少不相同了，如果個別部分的變化對新的一代說來乃是第一次發生的，那麼這一代按其固有特性與其生存需要已經與前一代或多或少地不相同了。

新陳代謝型式，同化作用型式的變化，乃是生物性質變異的原因。例如，春麥的受粉過程是不需要在低溫的條件下來進行的，在春夏季野外一般氣溫的條件下，春麥受粉即可正常進行。但是如果春麥在低溫條件下來受粉，那麼經過兩三代以後，即可把春麥植物變成了冬種植物，而這種冬麥如果沒有低氣溫，是不能夠進行受粉過程的。這一具體的例子，表明了我們用什麼方法在一定植物的後代身上能創造出它的新的生存需要——在低氣溫條件下受粉的生存需要來。

使生物體繁殖的生殖細胞及任何其他細胞，都是整個生物體依新陳代謝，依轉化的道路而發展的結果。前代由生物體本身所走過的道路彷彿是已經在新生的一代底萌芽細胞裡準備下了。

因此可以說：生物體在新的一代中（假定是植物）翻新到什麼程度，則其一切特性——其中也包括遺傳性在內——也發展到什麼程度。

在同一生物體中各種不同細胞的生長，各種細胞組織或部分的生長，各種不同過程的發展，需要不同的外界環境條件。

除此以外，這些外在環境的條件是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在被同化着。必須指出，這裡所說的外界，應該了解為被同化被改造的物體，所說的內部應了解為起着同化改造作用的物質。

生物體底生命走着一條不可勝數的、有規律的、轉化的道路。由外界進入生物體內部去的食物，

經過一連串的轉化過程而被生物所吸收，由外部物質變成了內部物質。這一內部物質變成活動的東西，與其他細胞底及生物體各部分底物質起着新陳代謝作用，滋養它們，因而對這些細胞和部分體說來，它又成了外部物質。

在植物體的生長過程中可以看到兩種質的變化：

一、與實現個體循環發展過程相聯系的變化，當生物的自然性質——即遺傳性——很正常地滿足於與其相適應的外界環境條件時，結果就得到了與前一代具有相同的本性和相同的遺傳性的生物體。

二、特性變化——即是遺傳性的變化，這種變化同樣也是個體發展的結果，但背離了正常的、通常的進程。遺傳性質的變異，通常是生物體在或多或少與其本性不相適應的外界環境中生長的结果。生活條件的改變，必然強制改變植物體的發展類型本身。因此生物體發展中的品種變異，即是遺傳性變化的首要原因。那些不能隨着生活條件的變異而改變的一切生物體，便不能生活下去，不能留下後代。

祇有在發展過程中才能產生生物體及與其同來的特性。自然，即使在發展過程之外，生物體也是可以發生變異的（火燒，關節斷碎，斷根等等），但是這些變異對生物體本身發展過程來說，並不是生物體所應有與必需的變異。

許多事實表明，動物體或植物體的不同部分的變異的時間不盡相同，同時其決定於生殖細胞的程度也不一致。

這一點可由這一事實來說明：生物體各個器官，各個部分體的生長過程，相對地要求一定的外界條件。而每個器官，結構及其最小的部分則從依賴以生存發展的環境中挑選這些條件。因此，如果植

物體的某一部分必需去同化對它來說是比較稀有的一些條件，並因此而發生了與其前輩的相當部分全不相同的變異，那麼由它所分泌出來的物質，可能就不爲其鄰近細胞所採取，就不能參加到更進一步的相對的變化連鎖中了。自然，植物體的變異了的部分和它其餘部分之間的聯繫還是依然存在的，否則它就會不能生存下去；但是這種聯繫可能並不完全是雙方的。變異了的部分體將從其不能變化的鄰近體中，得到這種或那種營養物，而它却不能供獻出自己特有的物質，因爲其鄰近體是不能接受這種物質的。

由此就可明白那一種時常見到的現象，時常在生物底後代身上發現不出生物體底已經改變了的器官特徵或性質。但是這些親體底變異部分體本身却因此永遠帶有着遺傳變異的性質。由花房和菜園的實際實驗中，很早就已證明了這一事實，果樹底變異了的枝芽，或馬鈴薯塊根底變異了的芽鱗，確切無疑是並不能影響這一果樹或馬鈴薯後代的遺傳性質的變異，因爲子體遺傳性的變異並不是由親體的變異了的部分體直接開始的。但是如果把這一個變異了的部分體直接開始的。但是如果把這一個變異了的部分體接枝，單獨培養成爲獨立的植物，則後者確切無疑要帶有變異了的親體變異部分所具有的遺傳性。

一切變異的遺傳程度，決定於生物體變異部分底物質參加到製造生殖細胞或繁殖細胞底整個過程的程度。

知道了生物體底遺傳性質是怎樣形成的以後，就能在生物體發展的一定時間內，以創造一定的環境條件的方法來改變這一遺傳性質。

在農業實驗中，好的植物品種和好的動物品種，永遠是由好的農藝條件，好的飼畜條件所創造出

來的。在壞的農藝條件下，不僅由壞的品種中永遠得不出好的來，而在許多情況下，甚至好的精心栽培的品種在這種條件下經過幾代以後也要變成壞的了。選擇試驗的基本原則指出，當植物在下種之後必須加意栽培。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用園藝方法創造出適合於這些植物遺傳性要求的良好條件來。從栽培得很好的植物中，才應當也才能選出最好的種子來。祇有用這種方法才能在實際工作中改良植物的品種，當栽培工作做得不好的時候（即是，採用了很壞的園藝方法），那麼任何選擇良好植物種子的工作都不會獲得應有的結果，在這類栽培工作下所獲得的一切種子都會是壞的，而壞種子中最好的種子也還是壞的。

遺傳染色體理論，認爲祇有動物擇配才能獲得混種。這一理論否認了獲得植物性混種的可能，因爲它不承認生活條件對於植物性質會有特殊影響。而米邱林不僅承認植物性混種是可能存在的，而且研究出來了指導的方法。這種方法是這樣的：將某一種舊有品種的果木枝接在另一新種的樹枝上，新種由舊種的接枝上就得到了它本身所沒有的特性，因此這種方法也就叫做米邱林式指導法——養育法。被接枝的植物同樣可以反轉用作接枝。由於使用這種米邱林的方法，已經育成或改進了許多良好的新品種。

米邱林及米邱林工作者已經找到了大量獲得植物性混種的方法。

植物性混種的大量出現，確切無疑地證明了米邱林對遺傳性認識的正確性。同時這樣多的植物性混種又變成了門得爾—莫爾根理論底不可克服的障礙。

還沒有走完一整個生長循環的，按其生長階段來說，還沒有完全形成的生物體，當它被移接以後，和它的原本植物，沒有被接枝的植物比較，一定有變化。在用接枝的方法把植物接合在一起時，就

會獲得一種具有不同品種的植物體，而這個品種却是本木（即接受接枝的植物體——譯者）和接枝（即由植物上截下來移接於另一植物上的芽枝——譯者）的變種。如果由接枝或本木上截選一些種子加以種植的話，就會獲得一些植物，其中個別的植物就會具有一些不僅是被選種子的植物所具有的特性，而且還會有與它接枝的另一植物體的特性（即是說種子如果是由接枝上選出來的，那麼當它種下地以後，所長成的植物中，其中個別的不僅有着接枝植物的特性，而且還有着本木植物的特性，反過來說也是一樣——譯者）。

顯然，接枝與本木不能互相換細胞核中的染色體，可是遺傳性質却仍然互相傳遞了。因此，接枝和本木所生成的混種物質同染色體以及生物體的任何部分同樣，都帶有物種的特性，他們都具有一定的遺傳性。

用移接的方法，正如用動物的支配方法一樣，能够使任何特徵由一個品種中傳送到另一個品種中去。

根據馬鈴薯，西紅柿及許多其他植物底接植物成長傳遞各種特徵的大量實際材料，應該得出這樣的結論：移接的植物性混種，基本上同動物支配混種是沒有區別的。

門得爾——莫爾根派遺傳學的代表們不僅不能獲得有固定方向的遺傳性變異，並且武斷地否認了遺傳性適應環境的影響而變異的可能性，如果從米邱林學說中的原理出發，就能完全按照生活條件作用的效果來改變遺傳性質。

在這裡讓我們且來看看春麥實驗的大概情形吧，在這些實驗中要把春麥變成冬麥，而冬麥則遺變成在嚴寒冬季環境中，例如在西伯利亞地區也能生長的麥類。這些實驗不僅具有理論上的，而且在獲

得各種抗寒品種方面具有最巨大的實際意義。從春種小麥中獲得了許多多種小麥，這些多麥按其抗寒性質來說不僅不次於，而且其中有些甚至已超過了我們現在實際中所知道的最抗凍的品種。

許多試驗表明，在消滅了一種舊有的，已定型化了的遺傳性質以後，並不能馬上能獲得新型的，固定的遺傳性質。在絕大多數情況之下，首先獲得一種具有浮動特性的生物體，米邱林把這種特性叫做「游動性」。

帶有「不定」性質的植物體乃是這樣一些植物體：生物體的保守性已被消滅了，它們對外界環境中的選擇性已被削弱了，在這種植物體中代替了保守的遺傳性而保留下來或重新表現出來的，乃是愛好某種環境條件或拒絕某種環境條件的一種傾向。

植物體的本性可以用下述方法使它游動不定：

一、由移接的方法，即是將品種不同的植物體接合在一起。

二、在生物體某種生長過程的一定時間內，以改變外在環境條件促成生物遺傳性變異。

三、使用異種交配的方法：這種方法對於由於出生和成長地區截然不同而產生完全不同的形狀的各種植物特別適合。最優秀的生物學者，首先特別是米邱林對具有游離性質的植物體底實際意義給了巨大的注意。必須使這一些以各種方法獲得不固定的遺傳性質的不定的植物形體，進一步綿延不絕地在能產生並鞏固生物體的特性或適應性的環境條件下，繼續培養下去。一代一代地加以栽培下去。

多數的動物體和植物體底新的一代，只有在受胎或受粉之後——雌雄生殖細胞相結合——才能生成。受胎受粉過程在生物學上的意義，就在於經過胚胎使新生物體具有了雙重的遺傳性：母體的和父體的。雙重的遺傳性使生物體具有活躍充沛的生活力，並使它們對千變萬化的生活環境具有更廣泛的

適應能力。

即使是形體只有輕微的區別的異種交配之所以對生物學有必要性，就在於它有利於豐富遺傳性。

另外採用植物性的，無性生殖的方法也可以更新和加強植物體的生活力，這是以使生物體同化新的、前所未有的外界環境條件的方法取得的，在實驗過程中——在製造植物性混種的時候，在由冬麥製造春麥或由春麥製造冬麥的試驗中，以及在歷次生物體本性游離不定的情況下都可以看到生物體生命力的更新和加強。

掌握了植物體底外在環境條件和生活條件，就能够有目的地改變，創造出具有我們所需要的遺傳性質的品種。
遺傳性乃是生物體在許多世代中所同化的外界環境作用的集中的結果。

用巧妙的雜交方法，用使不同品種實行交配的方法，可以使參加雜交的品種許多代以來所形成了和鞏固了的一切性質立即結合到一個生物體中去。不過，按照米邱林的學說，如果不造成適合某些特性——這些特性乃是人們要從提取的品種或被改善的品種身上所獲得的——發展的條件，那麼任何雜交都不會產生有效的結果。

我只是以最概括的形式敘述了米邱林的學說。這裡主要的事情只是着重指出竭盡可能來深刻研究這一學說對於一切蘇維埃生物家的絕對必要性。對於生物學各個部門的科學工作者們說來，從解決實際重要問題的角度出發來細心鑽研，反覆閱讀米邱林的著作，分別研究他的著作——乃是掌握米邱林學說底與實際結合的理論基礎的最好方法。

蘇維埃農業需要一種發展的、深刻的生物學理論。這種理論幫助迅速而正確地改善耕種方法，並由其中收穫籽粒成熟的莊稼的農作方法，它需要深刻的生物學理論，這種理論將會幫助農業工作者在最短的期限內獲得他們所需要的產量極高的植物品種，這種優良的品種保證集體農莊莊員在自己的田野上造成豐富的收穫。

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這是蘇維埃科學的康莊大道，米邱林學說正是這樣一種學說，這一科學使生物科學上的這種統一以最好的形式體現出來了。

關於如何卓著成效地應用米邱林的學說來解決植物栽培各個方面重要的實際問題，我已在歷次發言中反復說明了。在這裡我只簡單談一談飼畜方面的幾個問題。

動物正和植物一樣，是在與牠們的生活條件，與外界環境條件緊密聯繫之中形成了和形成着的。

飼養與看管的條件，乃是提高家畜的生產力，改良現有品種及創造新品種的基礎，這一點對提高異種交配底效果來說，尤其重要。在各種不同的目的的情形下，由於人們的飼養情況不同，就育出了與正育出着不同的家畜品種，因此每個品種都要求着牠自己的生活條件，要求那些在牠形成時不可缺少的條件。

動物品種底生物特性與其所取得的生活環境條件之間分歧愈大，其品種的經濟價值愈少。

例如，少乳的牲畜，即按其品種來說，就不能夠供給更多乳汁的牲畜；消耗了良好的、肥沃的牧場，營養豐富的飼養料，但從牠身上所獲得的經濟上的利益，比起多乳畜種來，却懸殊很大。在這種情況下，從經濟方面看來，第一種品種（即少乳畜種——譯者）顯然落後於牠所享有的環境條件。這

種畜種應該迅速用雜交方法加以改良，使牠能趕得上飼育的條件。

相反地，處在極惡劣的飼育與照料的條件下的多乳的牲畜，自然不僅不能供出相當於自己品種的產品來，而且很難繼續成長，在這種情況下，必需迅速使飼養趕上牲畜的品種。

我們的飼畜科學和實際工作，從爭取必需數量和質量的動物產品的國家計劃出發，應該使自己的全部工作符合於這個原則：按照飼育看管條件和氣候來選擇和改良畜種，同時與此不可分離的，則是，要按照牲畜品種來造成飼育和看管條件。

選擇最適合於一定目的良種牲畜，再加上及時改善飼養、照料條件，使生物體的發展符合於需要的方向——這就是不斷改良品種的基本道路。

雜交（異種交配）是改變動物品種的根本而迅速的方法。

長期處於不同生活環境中的由人們提出交配的兩個動物品種，在雜交——兩個品種交配——的時候發生接合，但是混種的本性，尤其是第一代混種的本性（遺傳性質），通常是不穩定的，受到生活環境，飼育條件的影響而產生偏差。

因此在採取雜交方法的時候，特別重要的是要遵守下列原則：要根據飼養、看管、氣候條件來為本地品種選擇另一個改良牠的品種，同時在雜交的時候，爲了要使接種於本地品種上的特徵和品質得到發展，必需保證使新種特性得到發展的飼養看管條件，否則，我們所希望的優良品種底品質可能不會轉移到被改良的本地品種上去，甚至本地品種還會喪失它的某些優良品質。

我們引證米邱林學說的一般原理應用到動物畜養方面的例子是說明：爲了解決重要實際問題，發現生物發展的一般法則的蘇維埃米邱林的遺傳學，同樣也能應用於動物畜養方面。

掌握米邱林學說的本身同時應該就是發展和加深這一學說，就是發展科學的生物學。（鼓掌）

爲了對集體農場、國營農場，進行日益加多的科學上的幫助，以完成黨與政府所給的任務所必需的米邱林派生物科學幹部，就應該是這樣發展起來的。（鼓掌）

註三十九：見米邱林全集第七十二頁。

八 用米邱林學說教育年輕的蘇維埃生物學幹部

可惜在我們學校之中，直到如今米邱林學說的講授還沒有組織起來，對這一事實，我們——米邱林學派的工作者——應該完全承認錯誤，不過如果說農業部和高等教育部在這方面上也犯有錯誤的話也不能認爲是不對的。

直到如今，在我們大多數學校的遺傳學和選種學講台上和在許多情形下的達爾文學說講台上，還在講授着門得爾——莫爾根學說；而米邱林的學說，爲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的現實環境所撫育起來的科學上的米邱林路線，反而在高等學校中處在暗淡無光的地位。

這樣講，對於目前教育青年科學家的情況也不是過份的。且讓我們舉出下列的事實來說明：在登載於一九四五年第四號『高級學校通報』的一篇論文『論博士論文及論敵們之間的責任』中，現在是高級審定委員會生物學專家委員會主席科學院會員的朱可夫斯基寫道：『在遺傳學論文方面發生了嚴重的情況。現在我們關於遺傳學的論文非常稀少，甚至可說寥寥可數，這一點可在遺傳染色體理論的擁護者與反對者之間造成了的敵對性質的不正常的關係來說明。說句公道話，由於後者（反對者）

在論戰中帶有非常的攻擊性，使前者對後者是有些害怕的。最好讓這種情況結束吧，黨也好，政府也好，都沒有禁止過遺傳染色體理論，而且它正在高等學校講台上自由講授着，而論戰則還是讓它繼續下去吧』（第三十頁）。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朱可夫斯基以他自己的聲明，承認了遺傳染色體理論是正在各級學校講台上自由講授着，他承認的完全是事實。但是他是比承認這一事實還有更大的意圖呢：他希望門得爾—莫爾根學說在高等學校中更興旺起來，他要我們儘可能擁有更多的門得爾—莫爾根派的科學博士和學士，好在各高級學校中以更大的規模傳播門得爾—莫爾根學說，說得更清楚一些，朱可夫斯基的這一論文的絕大部分都是爲了這樣一個表明生物學委員會主席的基本路線的目的的。

因此，無怪那怕是遺傳學論文寫作者在論文裡所做的微小謹慎的嘗試，試圖藉此發展米邱林學說的個別法則，都遭受到了審查委員會的千方百計的阻難。而由朱可夫斯基所庇護着的莫爾根分子的論文，則出現和批准得不算少，一般地講這是大大超出真正科學利益所需要的數量了。是的，這類根據它們的路線看來莫爾根派的論文出現得是比科學院會員朱可夫斯基所希望的要少些。但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對哲學問題有修養的年輕科學家們，在米邱林學派這幾年來對莫爾根學說進行批判的影響下面，認清楚莫爾根學說的觀點同蘇維埃人的世界觀是毫無共同之點的。看來勸告年輕生物學家們不要去注意米邱林派對莫爾根學說的批判，而要繼續發展莫爾根學說的科學院會員朱可夫斯基的立場確是有些不妙的。

蘇維埃生物學家避開莫爾根派的觀點，拒絕聽從染色體理論的煩瑣哲學的行動，是正確的。如果他們能更多更經常地反復思索米邱林的正是針對着煩瑣哲學所作的名言，他們就能永遠並在一切論戰

中戰勝。

米邱林認定，門得爾學說「……違反了自然界的真理，在這一真理面前，任何對自然現象錯誤認識的任何人工的粉飾都是站不住的。我盼望——米邱林寫道——有思想的觀察家公正地考慮我的結論，並能親自檢查這些結論的正確性。這些結論是我們遺留給千秋萬代的自然研究者底基石」（註四十）。

註四十：見米邱林全集第三〇八頁。

九 爲創造性的科學的生物學而鬥爭

米邱林爲支配植物特性的科學打下了基礎，這一基礎同時也改變了解決生物學問題時候的思想方法本身。

因果聯繫的知識，對於農作物及家畜生長提供着實際的指導方法。爲了使生物科學能勝任以大力幫助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獲得豐收和大量的獸乳等等，必須掌握住動物植物的複雜的生物聯繫和牠們的生存與發展的規律。

以科學的方法解決實際問題——乃是走向深刻的認識生物界發展規律底最正確的道路。

生物學家很少研究過存在於個別生物體，個別現象之間，生物體各個部分之間，現象的各個環節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歷史的規律性底自然聯繫，然而只有這些聯繫，相互關係及相互作用才能使我們能够認識發展過程，認識生物現象本質。

但是，在研究生物中脫離實際，就會失掉研究生的聯系規律底科學基礎。

米邱林工作者從達爾文學派的發展理論出發來從事研究工作。但是單是達爾文的理論是完全不足以解決蘇維埃農業中的實際問題的。因此，現代蘇維埃農業學的基礎，乃是轉變成為米邱林——威廉斯學說的達爾文主義，因而也就是蘇維埃式的、創造性的達爾文主義。

由於我們蘇維埃式的米邱林路線的農業生物學發展的結果，達爾文主義上的許多問題，就要改變一種新的提法了。現在的達爾文主義不僅已經肅清了其中的缺點和錯誤，不僅已經提到了更高的階段，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在許多根本論點上，都已改變了面貌。達爾文主義由以說明生物界過去的歷史為主的科學，變成了從實踐出發，有計劃地掌握生物界的，創造性的行動的工具。

我們蘇維埃式的、米邱林式的達爾文主義——用新的名字說來，就是以米邱林學說為代表的創造性的達爾文主義，這種學說提出着並解決着進化論中的許多問題。

我在這一個報告中不能夠涉及到許多會具有過和正具有着重大實際意義的理論問題。我只簡單的談一談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在生物界中物種內部與物種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

從由量到質的突變觀點出發，來重新研究物種形成的問題的必要性，是已經出現而且成熟了。

必須懂得，物種的形成乃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由量變到質變的一種轉變，這一飛躍是生物體以其具體的生活活動所準備起來的，是牠在一定生活條件下所受影響在數量上積累起來的結果，而這種生活條件是完全能夠加以研究和加以操縱的。

這種符合於自然法則的、對物種形成的認識，給予生物學者一種強有力的武器，來操縱生命過程本身，因之也就操縱了物種的形成。

我想，根據這種對問題的提法，我們有理由認為引向由舊種獲得新種的，引向新的生物形態的，並不是物體本身通常用以區別的形態的數量化的累積。引導舊的物種突變到新的物種的數量變化累積是另外一種變化方式。

物種——這不是抽象的東西，而是整個生物鏈條中具體的、實際的環節。

生物界——這是生物的鏈條，正如其分散了的各個環節——就是物種。因此如果說生物在何時期也不保持物種本身的、質量上的本性的不變，這是不對的。這樣的說法就是承認生物的發展是平滑的，沒有飛躍的進化。

轉化硬小麥為軟小麥的實驗，更鞏固了我對這一問題的見解。

我要說，這兩個品種都被一切分類學者認為是良好的確實的能自立的品種。

我們知道，在硬小麥中沒有真正的冬麥型，因此在一切冬季嚴寒的地區，硬小麥都只是作為春麥，而不是作為冬麥來種，米邱林工作者發現了很好的將春麥改造為冬麥的方法，前面已經說過，在實際經驗中已有不少的春麥成功地轉為冬麥了。但這一切都是用的軟小麥，當開始用硬小麥來改造為冬麥時，就發現了：經過兩年、三年、四年的秋種（這是春麥變為冬麥所必需的）以後，硬小麥變成軟小麥了，這就是說：一個品種變成了另一品種，硬型小麥，即硬型的二十八號染色體小麥變成了完全不同的四十二號染色體軟型小麥；同時在這兩種之間也找不出過渡的型式來。一種物種突變地轉成了另一物種。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新種的形成是生物體許多代中在特定的新環境下以其自己的變種的生活力所準備起來的。在我們這個例子中，必需的條件就是在兩代、三代、四代過程中秋冬季環境條件對硬

小麥的影響。在這些條件下它就可以突然變為軟型的，而且在軟硬小麥兩種品種中間沒有任何的過渡品種出現。

我認爲指出下列事實是有益處的，即我提出高深理論問題——物種問題，物種之間及其內部的相互關係問題——的動機，對我來說，過去和現在都不是單純的求知慾，也不單單是對於純粹理論問題的愛好，而是認真的能解決重要的實際問題本身，誘導了和正在誘導着我必需鑽研這些理論問題。爲了要正確了解物種之間及其內部的相互關係，要求對於生物體的相互間的變化和生物體內部變化的質的特徵有一個清楚的理解。

因之，解決這樣一些重要實際問題的可能性，就以新的意義擺在我們面前。如像農業中對雜草的鬭爭，混種植物（例如草木植物與豆科植物種子混種——譯者）成份的選擇，在草原地帶迅速廣泛的造林以及其他許多的問題。

這就是使我重新研究生物內部與生物相互間的鬭爭與競爭問題的原因；而在深刻地，多方面地觀察了並研究了這個問題以後，使我否定了物種內部鬭爭，在物體內部生物個體的互助，而承認了物種之間的鬭爭、競爭，與不同品種之間的互助。可惜，這些問題的理論內容與實際意義我寫的書還很少。

x x x

x x x

x x x

我現在要結束這個報告了，根據上面所講，同志們，如果談到生物學上的理論基礎問題，那末蘇維埃的生物學者認爲，米邱林的見解乃是唯一的科學的基礎。否定了生物獲得性質的遺傳性的維斯曼

派及其徒從，是不值得多費唇舌長久談到他們的。未來是屬於米邱林的。（鼓掌）

列寧和斯大林發現了米邱林，並把他的學說變成了蘇維埃人民的財產。他們以自己巨大的父愛般的關心對待他的工作。他們爲生物科學挽救出了卓越的米邱林學說，黨和政府 and 斯大林同志個人，經常地關懷着米邱林學說的進一步的發展，創造性地發展米邱林學說並將研究生物發展規律的米邱林式作風貫注到每一個活動中，對我們蘇維埃的生物學者說來，是再沒有比這更光榮的任務了。

我們的科學院應該像我們的導師——列寧、斯大林——親身關懷米邱林事業活動的例子所教育我們的那樣，來關懷米邱林科學的發展。（掌聲雷動）

結 論

同志們，在沒有談到結束語之前，我覺得應該聲明下列一件事。

在字條中有人問我，黨中央對我的報告採取什麼態度，我現在回答：黨中央審查並批准了我的報告。（掌聲雷動，轉爲歡呼，全場起立）

現在我來進行我們這次大會底幾個問題的總結。

出席這次會議的所謂遺傳染色體理論的擁護者，否認他們是維斯曼派，而且把他們自己稱做幾乎是維斯曼的反對者的樣子。然而在我的報告和許多米邱林路線的代表們底發言中，已經明白的指出，維斯曼主義和遺傳染色體理論完全是一個東西。外國的門得爾——莫爾根派絲毫也不掩飾這一點。我在報告中曾引證了一九四五年發表的莫爾根和凱色爾論文中的某些片斷。在這些論文中直截了當的說

出遺傳染色體理論的基礎，正是所謂維斯曼的學說，任何對於遺傳性質具有下列見解的都是維斯曼主義（而這也就是生物學的唯一論）；這種見解承認生物體可以分成根本上不同的兩部分：一部分是沒有遺傳性而却能變異和轉化，亦即能發展的普通的生物體，另一部分是既不受生物體支配，也不受生物體，即被叫做本體的生活條件支配的特別的遺傳質。這已經是無可爭論的了。參加或沒有參加這次會議的遺傳染色體理論的擁護者，想要給予這一理論穿上唯物論的外衣的任何嘗試，都絲毫不能改變這一理論的唯一主義的實質。（鼓掌）

生物學上的米邱林路線之所以是唯物主義的，正是因為它並不把遺傳性和生物體及其生活條件分裂開來。沒有遺傳性就沒有生物體，沒有生物體也就沒有遺傳性。生物體和牠的生活條件——兩者是不可分離的。只要一且剝奪了有機體的生活條件，生物就變成死的了。按照莫爾根派的說法，遺傳性是脫離、孤立於已死去的生物體（或是按照他們的術語，叫做：本體）之外的。

由這些我們與維斯曼派之間的原則性的分歧，也就產生了具有悠久歷史的關於動植物體獲得性質的可遺傳性問題的分歧。米邱林學派主張獲得性質是可能並且必須遺傳的。大會參加者在這次會議上所提供的無數實際材料，更充分地證實了這個法則。莫爾根分子，包括出席這次會議的在內，不可能理解這一法則，因為他們未能同他們的維斯曼派觀點完全斷絕關係。

許多人直到現在還不明白，遺傳性不僅存在於染色體內，而且存在於生物體的任何一部分。因此，正像他們常常講的那樣，他們渴望着親眼看到，不經過染色體傳遞而遺傳性質和遺傳特徵都能世代相銜接續不絕的實例。

用在我國所廣泛推行了的植物性混種的實驗和說明，來回答莫爾根派所不能理解的這些問題，是

最好又最明確的解答。當米邱林在世的時候，就已經研究了植物性混種。植物性混種的實驗，無可爭辯地證明了：不僅染色體，而且整個生物體，生物體的任何細胞，任何部分體，都具有遺傳性。遺傳性本來是一種特殊型的新陳代謝所決定的。如果你們學會了改變生物體新陳代謝的型式，你們也就改變了遺傳性。

科學院會員朱可夫斯基，一個不折不扣的門得爾—莫爾根信徒，不能理解沒有染色體傳遞的遺傳性的衍續，他不能理解，通常的生物體也有遺傳性。按照他的看法，好像只有染色體才有遺傳性，因此他就看不見，植物體可能由接枝方法而獲得混種的可能；因而他就不能理解動植物體在生長中獲得性質是可能遺傳的。我曾經答應過給科學院會員朱可夫斯基看一看植物性混種（即接枝混種）。現在我很樂於在這個大會上做一介紹：

在這裡我用來接枝的兩個品種，一個是馬鈴薯型西紅柿，就是說，它的葉子不是像普通西紅柿那種裂瓣型的，而是像馬鈴薯葉子一般的，這種品種的果實是紅色的，細長形的。

用作接枝的另一種西紅柿具有大家所常見的普通的葉子——裂瓣型，它的已經成熟的果實不是紅色的，而是白色的，微帶黃色的。

在這個接枝中，將帶有馬鈴薯型葉的西紅柿作為本木（即是，在它上面接上另一種）；而另一種帶有裂瓣葉的，則作為接枝。

在接枝的第一年，不論在本木上或是接枝上都看不出任何變異來。

由接枝所結成的果實和由本木所結成的果實中取出了種子，然後將這些種子種植下去。

由本木果實的種子中所長成的植物，其中大多數都與它原來的品種沒有區別，即具馬鈴薯型的葉

和紅色狹長的果實，有六棵植物的葉子不是裂瓣型的，而是裂瓣型的，其中某些植物有著黃色的果實。這就是說，葉子和果實都因為受了另一品種——以前用作接枝的——的影響而變異了。

科學院會員朱可夫斯基對於這一實驗是不是純粹的接枝混種表示懷疑，他認為這裡也可能是兩種花粉受精，即是說，交配性的品種，但是，朱可夫斯基同志，請你試驗一下，怎樣用花粉受精來解釋我所提出試驗的這些結果吧。

一切研究過西紅柿混種的人都知道，當裂瓣葉黃果實的西紅柿與薯型葉紅果實的西紅柿交配的時候，其第一代的葉子應該是裂瓣型的，而果實則一定是紅色的。

而在這些實驗中所得的結果是怎樣呢？葉子的確是裂瓣的了，可是果實却不是紅的，而是黃色的，怎能用偶然的花粉受精來解釋這一結果呢？

現在再來看上述植物混種中另一種（即接枝——譯者）的果實吧。這種植物的葉子同樣是裂瓣型的，而在接成串的許多成熟果實中，你們可以看到，有紅的也有黃的，在植物性混種中，這種種類混雜繽紛的現象是相當普遍的，應該注意到，植物性混種——這不是通常方法的兩個品種的結合，這不是依這些植物的進化過程而發展起來的，因此接枝結果常常可以獲得游離不定的，因而也就是多種多樣的植物體。

絕不是一切植物在接枝的本年內，甚至傳種的第一代都能容易看出變化來。儘管如此，我們已經有一切的根據可以斷言，沒有一個初期植物的接枝不造成遺傳性變異的，正是爲了證明這一個法則，我們正在繼續在蘇聯科學院遺傳學學院中研究着西紅柿植物性混種的工作。

現在我要向大家再來介紹一下這一接枝體的傳種第二代的植物，這是那些在傳種第一代上還沒有

什麼顯著變化的種子新生長成的植物。在傳種第二代上，許多植物的葉子已經有了改變——它們的形狀已經不是薯型的，而是裂瓣型的了，而果實——不是紅色的，而是黃的了。在這裡也沒有根據來懷疑這一工作的確實性而去談論什麼花粉受精的可能。要知道這些植物在傳種第一代上是有著薯型葉和紅果實的。如果第二代植物的裂瓣葉是由花粉受精而得來的話，那麼果實為什麼不是紅色的，而是黃色的呢？

我們由此可見，接枝的結果，獲得了有一定方向的，相當的改變，獲得了結合兩個接枝品種的特徵為一體的植物，即是，真正的混合種，同時也發現了新的新形成的特徵。例如，在這種接枝的後代中，有一些植物結出很小的果實來，好像是野生種的果實似的。然而大家都知道，在交配混種中也是這樣，除了由親體移交給其後代的那些特性之外，也會發現新形成的特徵。

在植物性混種的成果方面，還可以舉出許多的例子來。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在我國這種成果是成千累萬的。米邱林工作者不僅懂得怎樣來獲得植物性混種，而且已經在各種作物上獲得了大量的成就。

◎ 我把植物性混種當作具有重大教育意義的教材一般來加以強調說明，正因為不僅門得爾派，甚至某些沒有見過接枝混種的唯物論者，可能也會不相信任何生物體，生物體的任何部分都和染色體一樣具有遺傳性。用植物性混種的實例可以很容易地證明這一法則，事實上染色體是不能往來於接枝與本木之間，對於這一點誰也不會爭辯的。可是像果實顏色，果實形狀，葉子形狀及其他等等這些遺傳性特徵却都在本木與接枝之間往返交遞了。現在請問，就算拿西紅柿來說吧，還有那一些用交配方法可以合之為一體的兩個品種的特性，不可能由米邱林工作者用植物性混種方法合為一體呢？還有那些特

性在混種中未能結合成功呢？

由此可見，植物性混種的實驗已經不可動搖地證明了，生物體的任何一部分，構成植物外形的物質也好，在木本與接枝間的交流的液汁也好，都帶有遺傳的性質。

這樣說來，染色體的作用是否降低了呢？絲毫沒有。遺傳性在交配過種中是不是經過染色體傳遞呢？當然是的，怎樣會能不這樣呢？

我們承認染色體，我們並不否認它的存在。但是我們不承認染色體遺傳論，不承認門得爾——莫爾根主義。

我要提醒大會的參加者：科學院會員朱可夫斯基答覆，如果我指給他看植物性混種，則他將會相信並要重新檢討他的觀點，我現在已經實踐了自己提供植物性混種的諾言，但是應該注意，第一，這種混種十多年前就可以成十成百地看到，第二，科學院會員朱可夫斯基作爲一個植物學家難道當真不知道在園藝方面已經做了並正在做着的，正是用接枝方法來改變植物的遺傳性的事實嗎？這點即使不是每個園藝家都知道，也是許多人都已知道的了。

出席大會的莫爾根派中的某些人還自認爲，似乎李森科及其同道將門得爾——莫爾根派科學所獲得的一切實驗成績，連同遺傳染色體理論——古腦兒完全加以拋棄了，這種認識是錯誤的。任何實驗成績，包括與染色體有關的材料在內，我們都不拋棄。

他們還武斷地認爲，好像米邱林學派否認所謂變異因素——藥琴線（即X光線——譯者），苛爾西辛（植物鹼液）及其他等等對於植物的影響，但是怎樣可以這樣武斷呢？我們——米邱林學派，無論如何也不會否認這些物質的作用，我們不正是承認着生活條件對生物的影響嗎？那麼我們又爲什麼

不承認像變態射線或苛爾西辛的劇毒等等這些劇烈因素的作用呢？我們並不否認所謂變異因素的作用，但是我們堅持認為，類似這樣的作用對於生物體的影響，如果不通過生物體的生長，不通過生物體的同化分化過程，那末只有在稀有的情況下，只有偶而能提出有利於農業的結果來，這不是計劃選擇的道路，不是進步科學的道路。

在蘇聯所進行的長久的大量的研究工作——利用苛爾西辛及與之具有類似作用的因素來獲得多年生植物，這一工作絲毫也沒有獲得像莫爾根分子所大吹大擂的那種結果。

他們多次的講過，寫過，說天竺葵在擴大吸收了染色體以後，可以結出種子，但是這種天竺葵並不適用於生產，而我站在科學家的立場可以預言它將來也不適用。因為在天竺葵增殖方面用塊種（即用切成的小塊種下去——譯者）要實用得多，山葡萄豈不同樣也可以用種子種植嗎？但在實際中它還是用栽枝來增殖，馬鈴薯同樣可以下種，可是用塊種更實用一些，通常如果植物增殖既可以用種子，又可以用塊種或栽枝（即是，植物性栽種），那末，在生產上照例是用植物性栽種來增殖。

這並不是說，我們不承認獲得可以結成種子的天竺葵這一事實是個成績，如果不是爲了生產，而是爲了選擇工作的話，這種型式是有用的。

關於天竺葵所談的這些，也可以用在薄荷上。

還有些什麼多年生植物是莫爾根派常常像講非常重要的成績一般地談論着的呢？他們談着小麥，穀子，蕎麥。但是，根據我們大家都已聽見了的莫爾根派親自在講台上的聲明（例如，捷布拉克）就可知道：所有這些多年生種——穀子，小麥，蕎麥，照例還是很少收穫的。而作者本身也還不能把它用到生產中去。

於是只剩了一種四年生的橡膠草（是生長於卡查赫斯坦的一種草本植物，由其中提取製橡皮的原料——譯者），這種橡膠草現在還是第一年在集體農場中進行試種，如果結果良好，那末自然就應該把它採用到生產中來。不過按照國家選種工作三年來試驗的結果，這一品種目前還並不優於選種家布爾加科夫的普通的二年生品種，在今年，第一批四年生橡膠草就要在集體農莊中開始試種了，過兩、三年後，實際情況就會證明，這一品種究竟好多少，我誠心願望這一種橡膠草會優於其他各型的橡膠草，因為這對於生產本身是只有好處的。

同時也不要忘記，在栽培起來的植物品種之中也有不少的多年生種，而對於這些多年種的形成，不僅與苛爾西辛及一切「變異」理論毫無關係，而且與整個莫爾根——門得爾學說的理論都毫無關係，人們幾百年來豈不就已經知道，許多好的品種，例如梨，都是多年生的，而在實際中也有不少的道類良種梨是非多年生的。祇是從這些事實中就可以得出結論，不是染色體的數目來決定物種的性質。

有良種和劣種的二十八染色體硬型小麥，也有良種和劣種的四十二染色體軟型小麥。

選種工作的進行不是在染色體的數量上，不是在求其多年生化上，而在於求得良好的品種質量和特性上，這點還不明顯嗎？

在獲得了優良品種以後，也就是決定染色體數目了，有誰會僅僅根據一個是多年種或非多年種就生出拋棄好的品種念頭呢？在米邱林工作者中，在一切認真從事的人們中，誰也不會這樣來提出問題的。

我們的莫爾根信徒，連出席這次大會的也時常這樣爲了要證明他們的理論是正確的，時常引證那些廣泛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數物來作例，例如，留切森斯〇六二號，美力諾布斯〇六九號及一切其他

的舊有品種，據說是依據莫爾根——門得爾派的原理而挑選的，但是，這些品種的選拔和門得爾學說難道不是一點關係也沒有嗎？例如，像留切森斯○六二號和美力諾布斯○六九號是怎樣由烏克蘭女人和其他人選拔出來的呢？他們是用古老的選擇方法由本地種中選拔出了這些品種。

●我要引證一些日加洛夫教授的話。他在『農業植物選種概論』一書中寫道：「……在通常的經營條件下，我們所要研究的，不是純正的品型，而是，是不同型式的或多或少或少的「混合種」……在十九世紀前期（遠在維斯曼學說之前——李森科），西班牙植物學家馬里亞諾·拉加斯卡用西班牙文發表了自己的研究，他幾乎是第一次就注意了這件事實。有一個很有趣味的故事，談到他怎樣到捷爾西島莊園上去拜訪他的朋友列庫德爾大佐。當他與主人一同巡遊莊園土地的時候，他留心田中植物種類錯雜紛紜，於是提議選擇為各種品類，以便今後取得植物純種。列庫德爾採納了這個意見，由自己的莊園上採取了二十三個不同種型，並開始比較它們的優點。由於這種實驗的結果，在被挑出來的種型中有一種被他認為是最好的，並於一八三〇年定名「塔拉維拉」新種拿出販賣，由那時起，做了許多次選種工作，而育成了許多有價值的品種，這種方法的本身在於將混雜的品種分解成它的組成部分，因此這種選擇方法就獲得了「分析選種」的稱號，現在這種方法乃是研究自體受粉植物的基本方法，而有系統地應用於一切農業實驗站上，特別是對那些開始選種時並未經選擇的植物」（註一）。

日加洛夫教授進一步又寫道：「分析選種的方法可以用焦爾達努所寫的一句格言來描寫：「爲要獲得新種，必須首先掌握它」（註二）。

謝呼爾舍同志，現在叫做留切森斯○六二號的小麥型，過去是不是波爾塔瓦本地小麥種的一種？

（座中聲音，毫無疑問，是的。）烏克蘭麥種或叫做美力諾布斯○六九號小麥的歷史也是一樣的。

這就是爲什麼日加洛夫要提起這句格言，說什麼在應用分析選種方法的時候，爲要獲得新種，必須首先掌握它，我們的門得爾信徒所選拔的品種，事實上也正是這樣獲得的。

但是我們——米邱林主義者，不能同意日加洛夫教授，不能同意他這種對於達爾文式選擇的理論，難道不是可以這樣來開始進行植物選擇嗎？首先按照還不顯著的，其有益性還很微弱的特徵來進行選擇，此後加以栽培，使這些有益的特徵在植物的栽培過程中加強起來，發展起來，以便進行第二次的選擇，但是每個人都可明瞭，我們所描述的這種達爾文式選擇方法，與門得爾——莫爾根的理論毫無關聯。

因此就應該說，從前品種改造都只是在上述方法的基礎上來進行的，現在這種方法還在採用，而且將來也會採用下去。這是有益的事情，應該重視並提高成功地使用了這種方法的實際工作者——選種家們。

我們不僅不推翻不斷改善品種的選擇法，而且，正如大家所知，我們永遠堅持這種方法。而莫爾根分子則嘲笑這種在改良種籽中的反覆改進選擇法。

維斯曼——莫爾根學說從不會是也不可能給有計劃地創造動植物品種提供任何可能性的一種科學。

舉個典型的例子來說吧：在外國，譬如在莫爾根學說的故鄉，在那把這種學說如此讚揚備至的美國，這種學說由於它的無能，也沒有被應用到農業的實際工作中間，莫爾根理論在孤立地被研究着，而實際工作則走着它自己的道路。

維斯曼——莫爾根學派不僅沒有發現生物界的真實法則，而且，正因爲它貫穿着唯心論學說，於是

關於自然界的法則便提出了完全虛偽的見解。

因此，維斯曼派底生物體遺傳特性獨立於環境條件的觀念，把科學家引入這種見解，好像遺傳性質（即是，生物體的特性）只是服從於偶然性。門得爾——莫爾根派的一切所謂學說，純粹建基於偶然的觀念之上。

爲了證實這一點，讓我來舉幾個例子：

按照門得爾——莫爾根派的理論，『遺傳素』的突變是偶然發生的。染色體的突變同樣是偶然的。因此，突變底過程的方向也是偶然的。莫爾根分子由這些杜撰的偶然性出發構成狹隘經驗，他們的經驗是建築在對所謂突變遺傳素生物體的反應方法底巧合上，假想以這種巧合來對他們所虛構出來的遺傳質發生並希望因此能偶然地獲得偶而有用的東西。

按照莫爾根派的見解，所謂母體與父體的染色體在進行生殖分裂時的分離，也是完全爲偶然性所支配的。按照莫爾根學說，受胎不是帶選擇性的，而是建基於生殖細胞偶然的遭遇。因而——混交的後代中各特徵的形式及其他等等，也完全是偶然的。

按照這種『科學』說來，生物體的生長不是建立於對外界環境條件的選擇，而是建立於外界物質的偶然的感受上的。

總而言之，生物界在莫爾根派看來，乃是沒有必然的聯系和規律的割裂的偶然的現象的堆砌。到處爲偶然性所支配。

莫爾根分子既然不能發現自然界的法規，便不得不投向公算論（研究偶然現象的一種算學，例如，從高處向地面投擲銅板或金屬薄片，落地點與物體拋物線由於受到氣流及其他原因的影響不能預先

計算，但如果連續不斷投擲，則可得出較近似的規律——譯者。而且他們既然不了解生物發展過程的具體內容，於是就把生物科學變成了純粹的統計學。因此無怪外國的統計學者高爾頓，皮爾生，以及現代的費舍和萊特——都被看成是門得爾——莫爾根學說的創始人了。也正是由於這同一個原因，科學院會員畢姆奇諾夫才在這裡聲稱說，對他正如對一個統計學者一樣，遺傳性染色體理論很容易就鑽進頭腦裡去。（笑聲，鼓掌）

門得爾——莫爾根學說建築於純粹的偶然性之上，因此這一種『科學』就否定了生物界的必然聯繫，而把實際活動陷於無益的等待。這樣的科學就失去了能动性，根據這樣一種科學，有計劃的工作，目的明確的實踐，科學的預見等等就成爲完全不可能的了。

科學如果不能給實踐指出明確的遠景，不能給它以判斷方向的力量，不能給它以達到實際目標的保證，這種科學就不配稱爲科學。（鼓掌）

物理和化學等類的科學，已經從偶然性中解放出來了，所以他們變成了真正的科學。

生物界過去和現在都按照它們所具有的最嚴格的規律性在生長着。生物機體和物種都是按照着它們所具有的，生物本性的必然性在生長着。

完全消除我們科學中的門得爾——莫爾根——維斯曼學說之後，我們因此也就拔掉了生物科學中的偶然性的根了。（鼓掌）

我們必須牢牢地記住，科學——乃是偶然性的敵人。（鼓聲雷動）正因如此，自然的改造者伊凡·弗拉吉米洛維支·米邱林提出了這樣的口號……『我們不能等待自然賜給我們東西，向自然去要東西，才是我們的任務』。（鼓掌）

莫爾根分子知道自己理論在實際中間的無用，因而他們甚至不相信實際有用的生物科學存在的可能性，他們對於米邱林科學格不入。因此他們直到現在還不能懂得，在生物學歷史上第一次成了真正的、實際有用的理論的，就是米邱林的學說。（鼓掌）

由米邱林學說出發，就能够科學地預見許多事情，並且因此也就能够使農藝實際工作者在實際工作上從偶然性中解放出來。

米邱林自己也只是在解決重要實際問題的過程中，在培植優良品種的過程中創造了自己的理論，自己的學說。因此，米邱林學說的整個精神就是與實踐不可分離的。（鼓掌）

我們的集體農莊制度，社會主義農業給米邱林學說的繁榮發展提供了一切條件。應該銘記米邱林的話：『集體農民是一切時代一切民族的農業生產歷史上最最新的農業生產代表。他帶着奇妙的技術武裝進入了與自然的鬭爭。他以改造者的眼光來對待自然界』（註三）。

『我看到了——米邱林寫着——共產黨用以開始進行復興土地這一偉大事業的集體農莊制度，使勞動人類變成征服自然力量的真正權威。』

我們一切自然科學的偉大底將來——都在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之中（註四）。米邱林學說與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的實際工作不能分離。它是農業科學中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最好的形式。

我們都知道，沒有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也就不可能有米邱林運動的廣大發展。

沒有蘇維埃制度，米邱林就會是像他自己所寫的那樣：『沙皇俄國的一個無聲無嗅的進行園藝試驗的隱居者』（註五）。

米邱林學說的力量就在於它與瀰體農場、國營農場的緊密聯繫，在於它以解決社會主義農業中重大實際問題方法，來鑽研着深刻的理論問題。

同志們，我們大會的工作結束了，這個大會是米邱林學說底權威與力量的輝煌證明。幾百個生物學和農業科學的代表參加了大會的工作。

各個代表由我們廣大祖國的各個角落來到這裡，進行了積極的活動來研究關於生物學現狀問題，並根據自己多年的實際經驗堅信着米邱林學說的正確性，熱烈地擁護着生物科學上的這一路線。

當前的大會表明了米邱林路線對於門得爾—莫爾根學說的完全勝利。（鼓掌）

這次大會真正是生物科學發展的歷史標幟。（鼓掌）

我想，如果說這次大會乃是生物科學和農業科學部門一切工作者的偉大節日也不算錯的。（鼓掌）

黨和政府對於鞏固和發展我們科學中的米邱林路線，對於掃除這一路線進一步繁榮途中的障礙，給與了慈父般的關懷。這就要求我們更深刻更廣泛地展開自己的工作，來完成蘇聯人民的要求，以先進的科學理論來武裝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

我們應該真正的建立一種爲人民服務的科學和理論，以便以更快的速度提高田莊的收穫量和動物的繁殖率，提高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勞動的生產力。

我號召一切科學院會員，科學工作者，農學家，動物畜產專家們與社會主義農業中的先進分子緊密地團結在一起，用一切力量完成各項偉大崇高的任務。（鼓掌）

進步的生物科學歸功於人類的天才——列寧和斯大林，他們使米邱林的學說以其黃金般的泉流，

流到了我們知識的寶庫，流到了科學中來。（鼓掌）

爲蘇聯人民福利而改造生物界的學說，米邱林學說萬歲！（鼓掌）

爲世界發現了米邱林（鼓掌），並在我們國家中爲先進的唯物主義生物學的繁榮發展創造了一切條件的列寧——斯大林黨萬歲！（鼓掌）

榮耀歸於科學的偉大友人和巨師——我們的領袖和教師斯大林！

（全場起立，經久不息的鼓掌）。

註一：見日加洛夫『農業植物選種概論』七九——八〇頁。

註二：同書第八三頁。

註三：見米邱林全集卷一第四七七頁。

註四：同書同頁。

註五：同書卷四第一一六頁。

全蘇科學院主席團關於科學院各院校

生物科學的目前情況及其任務的決議

——一九四八·八月廿六日——

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會員大會爲全蘇聯生物學界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的及時解決，定將有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全蘇農業科學院大會揭穿了生物學界反動的人民的維斯曼——莫爾根——門得爾路線的實質，揭穿了反動的生物學路線的具體的繼承者。反米邱林路線的激底粉碎爲進步的生物科學的各個方面底創造的發展，開闢了新的更加豐富的可能性。

全蘇農業科學院會議的一切材料，明確指出了在生物科學界形成了兩條路線的鬭爭，兩條按其思想的與理論的立場來看完全對立的路線：進步的，唯物主義的，米邱林的路線反對反動的，唯心論的，維斯曼——莫爾根路線的鬭爭。

天才地豐富了進化論，發現了生物發展的規律的米邱林路線，以有目的地改變植物動物體的方法，給社會主義農業的實踐帶來了最有價值的貢獻。

固執地相信着生物遺傳性與生物生活方式和條件毫無關聯的維斯曼——莫爾根路線，堅持着唯心論與形而上學的立場。這種路線與現實生活完全絕緣，它解除了農業實際工作者改良現有品種與創造新

的植物動物品種的武裝，而從事一種毫無結果的試驗。

全蘇科學院不僅未參加反對反動的資產階級的生物學路線的鬭爭，而且實際上在細胞學，組織學和胎生學學院，在進化的形態學學院，在植物生理學學院，在「中心植物園」與其他全蘇科學院生物科學部門，都支持了形式主義遺傳學的虛偽科學底代表。

全蘇科學院主席團承認自己在領導各個生物學院方面的工作成績是惡劣的，是不及格的。

在全蘇科學院與生物科學分院的工作中，由於對生物科學兩種完全敵對的路線樹起一面「客觀態度」的旗幟的結果，實際上支持了反動的維斯曼主義的路線，並多方歧視和妨害了唯一正確的米邱林的路線。

全蘇科學院主席團對於假科學的，維斯曼主義的，公式主義——遺傳學路線分子底組織的加強與擴大，採取了放任的態度。

科學院主席團不該在一九四六年提出成立遺傳學與細胞學專門學院，同當時已有的由科學院會員李森科領導的遺傳學學院形成對立；在這一問題上科學院主席團是錯誤的。在一整列科學院生物學研究機關裡，在主席團的誘掖扶植下，集中了一大批莫爾根遺傳學派的代表。

生物科學分院院部及其領導人科學院會員歐爾伯里，未能使科學院生物學家的理論工作，為社會主義建設在植物栽培與動物飼養方面的當前迫切需要的任務服務。

在歷史分院與哲學分院中，為反對生物學中的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學派所進行的鬭爭是異常脆弱無力的。例如全蘇科學院哲學院的使命，理應是澈底進行鬭爭，反對科學界的各式各樣唯心主義與保衛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但哲學院對生物科學界的米邱林路線，唯物主義路線，並未給予應有的支持，並

對生物科學的方法論的問題未進行過科學的研究。

生物科學分院各種刊物的編委會和編譯部，將自己出版物，變成了反對米邱林路線的工具。

爲聯共中央批准了的科學院會員李森科的報告，在蘇聯科學家首先是生物學家及各個部門的自然科學家面前，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原則性的問題，要求科學機關澈底地深刻地改造生物科學部門的研究工作，要求把生物科學真正變成爲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利益所需要的改造生物界的武器。

科學院會員李森科的報告，正確揭穿與批評了維斯曼主義的繼承者——施馬爾高贊，杜比寧，捷布拉克，那瓦申等的唯心論的、反動理論科學底空洞無物。

我國以無數出色的科學家如謝切諾夫，涅其尼考夫，吉米拉則夫，謝威爾錯夫的辛勤勞動的成果，從一系列西方唯心論派生物學家——維斯曼，莫爾根，勞特西，只得遜等的襲擊下發展與保衛了達爾文主義。

我國出色的科學家多古卡也夫與威廉斯，創造了土壤形成與發展的進步的科學。威廉斯爲生物與土壤條件的一致性的、內容豐富的學說立下了基石。

天才自然科學改造者米邱林，用自己的勞動在達爾文學說發展史上創造了新的紀元。米邱林的學說的基礎，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哲學的偉大的創造力之上的。

米邱林學說以支配生物界，創造爲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植物與動物底新品種爲自己主要的任務。

沙皇俄國未能估計到米邱林的天才的創造的豐富學識及其創造力的真正價值。

天才列寧與斯大林爲我國人民與進步的科學發現了米邱林。在社會主義時代，米邱林學說成爲在

改造自然的事業中的最有力的支柱。這一學說取得了蓬勃發展的廣大的可能性和人民群眾的公認。

如果擺在舊的達爾文主義面前的課題就是在於說明進化過程，那末在李森科底工作成果上，已經取得進一步發展的在米邱林學說面前提出並正在執行的任務，乃是有計劃有目的地改變植物與動物遺傳性，乃是掌握進化的過程。

李森科以及他的同道和學生，給米邱林生物科學，給社會主義農業發展的事業，為爭取穀物豐收與牲畜的增殖率的鬭爭提供了重大的貢獻。

主席團責成生物科學分院，生物學家與所有在全蘇科學院工作的自然科學家，從根本上改造自己的工作。在反對科學界的唯心主義的反動的學說，反對對外國虛偽科學底阿諛逢迎與奴顏婢膝的鬭爭中爭取主動地位。全蘇科學院各個自然科學院必須積極起來為發揚祖國的生物科學，首先是為由米邱林、多古卡也夫、威廉斯所創立，由李森科所繼承與發展的學說底進一步發展而鬭爭。

全蘇科學院主席團決定：

一、解除科學院會員歐爾伯里現任生物科學分院書記的職務。生物科學分院書記職務在全體大會改選前，暫由科學院會員歐巴林代理。科學院會員李森科參加領導生物科學分院部工作。

二、解除科學院會員施馬爾高贊現任紀念謝威爾錯夫進化形態學學院院長職務。

三、解散細胞學，組織學，胎生學學院所屬由科學院通訊會員杜比寧領導的細胞遺傳學實驗室，該實驗室站立的立場是反科學的，並經許多年來的事實證明毫無成就。封閉同一學院的植物細胞學實驗室，和上述細胞學實驗室相同，這一實驗室採取的同樣是錯誤的反科學的路線。解散紀念謝威爾錯夫進化形態學院所屬遺傳學實驗室。

四、責成生物學分院院部，重新審查一九四八——一九五〇年科學研究工作計劃，審查工作計劃時務須注意米邱林學說的研究與發展，並使生物學分院各部門底研究工作服從我國國民經濟的實際需要。

五、責成編輯委員會與生物學分院，從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兩年，準備出版米邱林科學傳，錄入『世界科學家列傳』。

六、重新審查各個生物科學院科學家委員會成份，清除維斯曼—莫爾根遺傳學分子，並以進步的米邱林生物科學的代表來代替他們的工作。

七、委託歷史與哲學分院在分院工作計劃內，審定宣傳米邱林路線在生物科學界的偉大貢獻與批評假科學的維斯曼—莫爾根路線的各種著作。

八、責成生物學分院院部，重新審查分院所屬各部門組織機構、工作方針與幹部質量。責成在一個月期內，提出改組紀念謝威爾錯夫進化形態學學院與細胞學組織學和胎生學學院的計劃。

九、責成編譯委員會，在一個月期內重新審查出版計劃，保證出版有關米邱林生物學底各種科學著作。

十、責成生物學分院，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發展米邱林生物科學問題，擴大會議應包括列寧全蘇科學院，各聯邦生物科學院，全蘇科學院所屬各分會及科學院指導小組的代表。

十一、指定生物學分院，重新審查分院所屬各學院培養大學講師的計劃，在培養科學幹部工作中，領導上應掌握米邱林生物科學的立場。

十二、全蘇科學院主席團擴大會議材料，決定在本期『全蘇科學院通訊』上發表。

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大會關於科學院會員

李森科的報告「論生物學界的現狀」的決議

在聽了並討論了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主席科學院會員李森科的報告『論生物學界的現狀』以後，農業科學院大會完全同意這一報告；在這個報告中對於生物科學界的當前狀況作出了正確的分析。

在生物科學界中已經形成了兩條截然對立着的路線：一條是進步的，唯物主義的，並以其創始人傑出的蘇維埃自然科學家，自然界的偉大改造者米邱林而命名的米邱林派路線；另一條路線——這就是反動的，唯心論的，維斯曼派（門得爾—莫爾根派）的路線，它的創始人乃是反動的生物學者——維斯曼、門得爾、莫爾根。

米邱林路線由這點出發：即認為動物和植物在生活條件的影響下所獲得的新性質，能夠遞交遺傳。米邱林派的學說用建基於科學之上的，有計劃地改造動植物特性的方法，用改善農作物和動物方面現有品種並製成新品種的方法武裝了實際工作者。

生物學上的米邱林路線是達爾文學說的創造性的發展，是更高階段的唯物主義生物學、蘇維埃農業生物學依靠着自己對於米邱林關於植物生長的出色學說的研究，對於威廉斯關於土壤形成及保證土壤高度肥沃的方法的研究，並接受着李森科及一切先進的蘇維埃生物學者，團體在自己的研究中

所獲得的進一步發展，現在已經變成了積極地有計劃地改造自然界的強大武器。生物學上的米邱林路線，時時刻刻關心幫助着社會主義農業底實際工作。它發展了新的、前進的農業生物科學，愈來愈大地擴大了對於正爲着社會主義農業生產高度生產力而鬪爭的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的幫助，理論與實際的統一，成功地掌握生物界發展法則的最不可缺少的條件，在米邱林學說中，找到了充分的、明確的體現。由於有了這種統一，因而，現代的生物科學在科學地認識與支配生物界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毫無疑問，米邱林學說的進一步發展，一定會在使自然服從人類意志這方面更積極地獲得更多成功。農業科學的佔壓倒多數的科學工作者都在沿着米邱林的道路前進。對於這些工作者應當給以各種方法的幫助和支持。

生物學上的門得爾—莫爾根路線在繼續着關於生物性質獨立於外界環境之外，關於所謂不死的「遺傳質」的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維斯曼學說。門得爾—莫爾根派的路線脫離了實際生活，並在他們的研究工作中毫無成就。

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大會認爲，以科學院會員李森科爲首的米邱林學派在揭露和粉碎門得爾—莫爾根派的理論陣地方面已經做了巨大的、有成績的工作，這一工作對於發展先進的生物科學和農業實際工作，來，有着很大的積極意義。

總會指出，至今爲止，在許多生物學院中的科學研究工作，和在高等學校中遺傳學、選擇學、一般生物學和達爾文主義的講授，還是依照着貫穿了門得爾—莫爾根派觀念的程序和計劃在進行，因而給予我蘇聯部思想教育事業帶來了重大的危害，因此大會認爲，從根本改造生物學領域內的科學研究工作並重新審查學校中的關於生物科學部門的教育計劃，乃是完全必要的。

這一改造定會使科學工作者和學生們獲得武器來掌握米邱林學說，這乃是專門技術人員在生產中和在對生物科學實際工作的研究工作中，爲了工作獲得成功所不可少的條件。與審查生物學教育計劃同時，還應該組織編輯新的具有高度質量的課本的工作，組織發行使米邱林學說通俗化的書籍小冊子的工作。

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應該成爲多方面的並深刻研究米邱林學說的真正的科學中心。

農業科學院大會認爲，必須使科學院各專門學校所進行的研究工作，服從於這一任務：幫助正在進行鬭爭以進一步提高農業收成和牲畜增殖率的集體農場、拖拉機站、國營農場。

農業科學院大會號召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各團體，一切農業家，飼畜家，集體農場中的先進分子更緊密地團結在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的週圍，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在勞動人民的偉大領袖，蘇維埃科學家的教師和朋友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的領導下，組織統一的陣線來發展米邱林的學說，來發展先進的農業生物科學，這一科學將能够勝利地完成我們黨和政府對農業工作者面前所提出的任務。

論生物學界的現狀

1949. 8. 出版

遼. 1-3000

基本定價 元

17